靜修先生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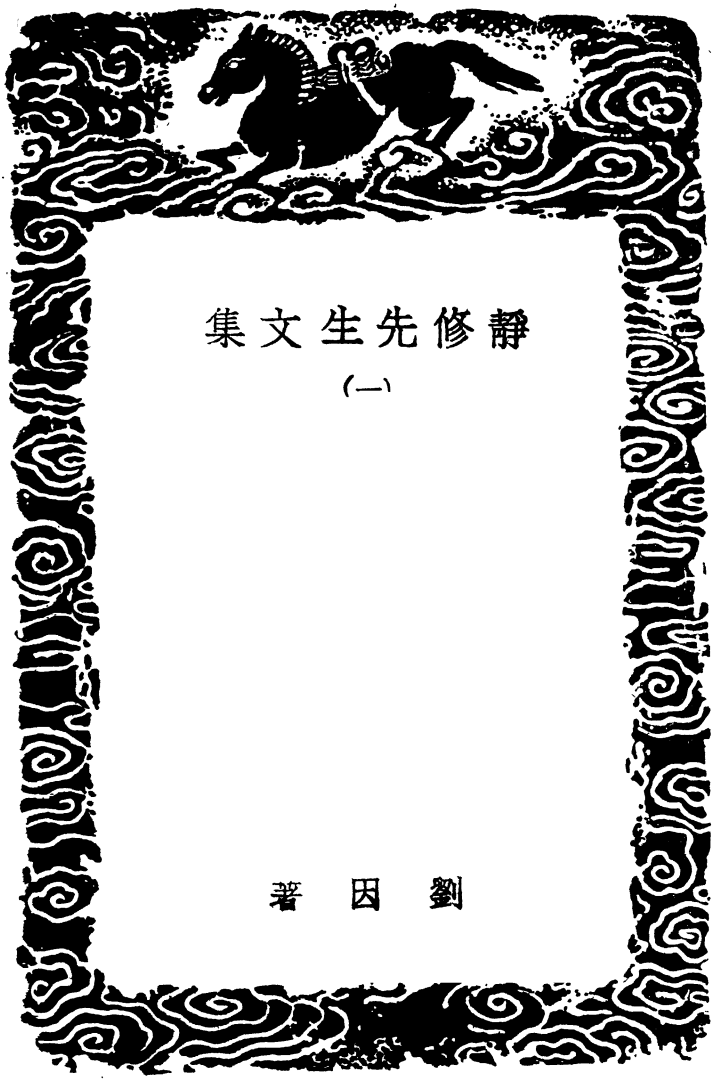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靜修先生文集

(一)

劉因 著

本館據畿輔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元史本傳

劉因字夢吉。保定容城人。世爲儒家。五世祖琮。生敦武校尉臨洮府錄事判官昉。昉生奉議大夫中山府錄事偰。偰生秉善。金貞祐中南徙。其弟國寶登興定進士第。終奉直大夫樞密院經歷。秉善生述。述因之父也。歲壬辰、述始北歸。刻意問學。遂性理之說。好長嘯。中統初、左三部尚書劉肅宣撫眞定。辟武邑令。以疾辭歸。年四十未有子。嘆曰、天果使我無子則已。有子、必令讀書。因生之夕。述夢神人馬載一兒至其家、曰善養之。既覺而生。乃名曰駟。字夢驥。後改今名及字。因天資絕人。三歲識書。日記千百言。過目卽成誦。六歲能詩。七歲能屬文。落筆驚人。甫弱冠、才器超邁。日閱方册。思得如古人者友之。作希聖解。國子司業硯彌堅、教授眞定。因從之游。同舍生皆不能及。初爲經學。究訓詁疏釋之說。輒嘆曰、聖人精義。殆不止此。及得周程張邵朱呂之書。一見能發其微。曰、我固謂當有是也。及評其學之所長而曰、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其高見遠識率類此。因蚤喪父。事繼母孝。有父祖喪未葬。投書先友翰林待制楊恕、憐而助之。始克襄事。因性不苟合。不妄交接。家雖甚貧。非其義一介不取。家居教授。師道尊嚴。弟子造其門者、隨材器教之。皆有成就。公卿過保定者衆。聞因名、往往來謁。因多遜避不與相見。不知者或以爲傲。弗恤也。嘗愛諸葛孔明靜以修身之語。表所居曰靜修。博果、密以因學行薦於朝。至元十九年、有詔徵因。擢承德郎右贊善大夫。初、裕皇建學宮中。命贊善王恂、教近侍子弟。恂卒。乃

命因繼之未幾以母疾辭歸明年丁內艱二十八年詔復遣使者以集賢學士嘉議大夫徵因以疾固辭且上書宰相曰因自幼讀書接聞大人君子之餘論雖他無所得至如君臣之義自謂見之甚明如以日用近事言之凡吾人之所以得安君而暇食以遂其生聚之樂者是誰之力與皆君上之賜也是以凡我有生之民或給力役或出知能亦必各有以自效焉此理勢之必然亙萬古而不可易而莊周氏所謂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也因生四十三年未嘗效尺寸之力以報國家養育生成之德而恩命連至因尚敢偃蹇不出貪高尚之名以自媚以負我國家知遇之恩而得罪於聖門中庸之教也哉且因之立心自幼及長未嘗一日敢爲崖岸卓絕甚高難繼之行平昔交友苟有一日之雅者皆知因之此心也但或者得之傳聞不求其實止於蹤迹之近似者觀之是以有高人隱士之目惟閣下亦知因之未嘗以此自居也向者先儲皇以贊善之命來召卽與使者俱行再奉旨令教學亦卽時應命後以老母中風請還家省視不幸彌留竟遭憂制遂不復出初豈有意於不仕邪今聖天子選用賢良一新時政雖前日隱晦之人亦將出而仕矣況因平昔非隱晦者邪況加以不次之寵處之以優崇之地邪是以形留意往命與心違病臥空齋惶恐待罪因素有羸疾自去年喪子憂患之餘繼以痞瘧歷夏及秋後雖平復然精神氣血已非舊矣不意今歲五月二十八日瘧疾復作至七月初二日蒸發舊積腹痛如刺下血不已至八月初偶起一念自歎旁無期功之親家無紀綱之僕恐一旦身先朝露必致累人遂遣人於容城先人墓側修營一舍儻病勢不退當居處其中以待盡還人之際未免感傷由是病勢益增飲食極減至二十一日使者持

恩命至、因初聞之、惶怖無地不知所措、徐而思之、竊謂供職雖未能扶病而行、而恩命則不敢不扶病而拜、因又盧若稍涉遲疑、則不惟臣子之心有所不安、而蹤迹高峻、已不近於人情矣、是以卽日拜受、留使者候病勢稍退、與之俱行、遷延至今、服療百至、略無一效、乃請使者先行、仍令學生李道恆、納上鋪馬聖旨、待病退、自備氣力以行、望閣下俯加矜憫、曲爲保全、因實疏遠微賤之臣、與帷幄諸公不同、其進與退若非難處之事、惟閣下始終成就之、書上、朝廷不强致、帝聞之、亦曰、古有所謂不召之臣、其斯人之徒歟、三十年夏四月十有六日卒、年四十五、無子、聞者嗟悼、延祐中、贈翰林學士資善大夫護軍、追封容城郡公、謚文靖、歐陽元贊因畫像曰、微點之狂、而有沂上風雩之樂、資由之勇、而無北鄙鼓瑟之聲、於裕皇之仁、而見不可留之四皓、以世祖之略、而遇不能致之兩生、鳥乎、麒麟鳳凰、固宇內之不常有也、然而一鳴而六典作、一出而春秋成、則其志不欲遺世而獨往也、明矣、亦將從周公孔子之後、爲往聖繼絕學、爲來世開太平者邪、論者以爲知言、因所著有四書精要三十卷、詩五卷、號丁亥集、因所自選、又有文集十餘卷、及小學四書語錄、皆門生故友所錄、惟易繫辭說、乃因病中親筆云、

重刊靜修先生文集序

靜修先生容城劉公、文集若干卷、川浙舊有刻、歲久鮮傳、有志誦讀者、蓋深病之、戶部主事李君時雍、公邑人也、近得善本於九江、捐俸重刊、歸公書院以惠學者、比會寶於濂溪新祠、具語其故、且屬爲序、寶爲諸生時、嘗觀是集、繼讀公傳、而夷考其世、蓋自守伊閩諸君子後、以儒稱者、未能或先公也、初公作希聖解、其志已略見之、及夫聞風妙契、能自得師、而大精正貫之訐出焉、其識與力、庶幾副乎其志、雖年未及艾、其造於道者深矣、不然、何其出處進退、貞而且裕、一至是哉、論者擬公兩生四皓、世以爲名言、然兩生責漢以德、四皓責漢以禮、而不謂其世之不可也、若公之世、蓋大異於漢、公產其地、如碩果在剝、渺焉獨存、再徵再孫、而白靖以卒、知春秋之義者、當有以處公矣、尙奚以他求爲哉、雖然、伯夷之不臣周也、愛斯義焉爾也、是以有登山之歌、仲連之不帝秦也、愛斯名焉爾也、是以有蹈海之誓、公負名義之重、而力莫能與、山登海蹈、未盡其憤、顧乃敢爲危行而不敢爲危言、嗚呼、秦人非周也、元人又非秦也、甚矣世之爲變、於是益可痛矣、而裕以成貞、非深於道者、其孰能之、由是觀之、則天下後世、固有不假言而知公者、況其言尤可傳也哉、公之書有四書精義、及是集、集凡若干篇、具諸體裁、詞意所到、壁立萬仞、而洞視千古、蓋不勝其壯也、此其言之可傳、實與行稱、而孰謂其終於孫哉、公沒之後、歷勝國至我朝皇明二百年間、建請從祀孔廟者、無慮數十、最後教諭李伸、言之尤力、此固天下後世之公論也、孟子謂尙論古人、必自

詩書始。是集之鮮傳也。其何怪夫遺恨於學者哉。李君、文雅介直。無愧公卿。宜其汲汲於是。君又欲求所謂精義者、幷刻以傳、且申從祀之請。其意可謂勤矣。吾尤望其成。因幷書之。無錫邵寶敍

元至正九年九月十一日牒

皇帝聖旨。裏江南湖西道肅政廉訪司。准本道僉事哈剌那海。儒林牒。嘗謂國有名賢。幸遺言之未泯。職司風紀。惟見義則必爲。切覩故徵士集賢學士嘉議大夫贈翰林學士資德大夫追封容城郡公謚文靖、靜修先生劉因。負卓越之才。蘊高明之學。說經奚止於疏義。爲文務去乎陳言。行必期於古人。事每論乎三代。漢唐諸子。莫之或先。周邵正傳。庶乎可繼。戶外之屨常滿。邱園之帛屢來。咸虛往而實歸。竟深居而簡出。雖立朝不踰於數月。而清節可表於千年。慨想高風。蓋已廉頑而立懦。訪求故蹟。所當徵顯而闡幽。考諸學官。或文有可采。或事有可錄。皆得鋟梓以傳。況先生詩文。大關世教。豈容獨缺。今鈔錄詩文附錄共三十卷。於各路儒學錢糧多處。刊行傳布。則上可以禪國家之風化。下可以爲學者之範模。牒請照驗施行。准此。憲司今將項上文籍九本。隨此發去。合行故牒。可照驗以上施行。須至牒者。

靜修先生文集目錄

卷一

雜著

希聖解

敍學

河圖辨

中孚彖

節彖

太極圖後記

櫝著記

讀樂書漫記二條

說

唯諾說

唯諾後說

道貴堂說
遂初亭說
憲齋說
皐甫巽字說
張潛名說
王景勉名字說
以中李公名字說
嘉氏子字說

卷二

序

中祀釋奠儀序
篆隸偏旁正譌序
陰符經集註序
莊周夢蝶圖序
內經類編序

送張仲賢序
送郝季常序
送翟良佐序
李公勉復初名序
賜杖詩序
都山老人九十詩序
壽史翁百歲詩序
田景延寫眞詩序
廉公惠更名序
古里氏名字序
徐生哀挽序
靜華君張氏墨竹詩序
記
宣化堂記
歸雲菴記

何氏二鶴記
馴鼠記
饕餮古器記
輞川圖記
高林重修孔子廟記
退齋記
麟齋記
種德亭記
鶴菴記
遊高氏園記

卷三

書後題跋
書饕餮圖後
跋魯公祭季明姪文眞蹟後
跋朱文公傑然直方二帖眞蹟後

書東坡傳神記後
跋懷素藏眞律公二帖墨本後
書王子端草書後
書康節詩後
題高允圖後
題遼金以來諸人詞翰後
題婁生平鈔模本後
書
與政府書
與王經略
與趙安之書
又
又
與郭子東書
請趙教授就師席

書示瘍醫
答田尚書
答何尚書
答張推官
答王判官
答口勸農
答仲誠問干支
答醫者羅謙父

疏

王治中請趙君玉疏
請趙提學疏丁亥正月
請趙安之就師席疏
靈陽觀鳩糧疏

卷四

記事

紱節婦賈韓氏事
武遂楊翁遺事
碑銘誌表
中順大夫彰德路總管渾源孫公先塋碑銘
懷孟萬戶劉公先塋碑銘
明威將軍後衛親軍總管李公先塋碑銘
正議大夫禮部尚書王公神道碑銘
澤州長官段公墓碑銘
清苑尹耶律公遺愛碑
武强尉孫君墓誌銘
新安王生墓誌銘
易州太守郭君墓誌銘
郭夫人張氏墓誌銘
孝子田君墓表
洛水李君墓表

處士寇君墓表
辭
玉田楊先生哀辭
白雲辭二章
卷五
祭弔文
己卯春釋菜先聖文
弔荆軻文
告峨山龍湫文
祭張御史文
祭王利夫文
祭楊待制文
祭王彥才文
銘贊
王孝女旌門銘

友松軒銘
神農畫像贊
退翁眞贊
廉泉眞贊
田先生眞贊
可庵道士眞贊
王允中眞贊
郭安道眞贊
張大經畫贊
書畫像自警

賦

橫翠樓賦
苦寒賦
渡江賦

卷六

詩　五言古
經古城
韓魏公祠
燕平學仙臺
黃金臺
張燕公讀書堂
馮瀛王吟詩臺
龍潭
招飲山亭
西山
池上
歡飲
女蘿生松枝
有大如天地
孤雲

集陶句二首
晨起書事
偶書
遊天城
遊源泉
玉溪精廬
隱仙谷
遊雲水庵
題歲寒亭
泛舟西溪
會飲山中
喜雨
雪花酒
種松
詠梅

白蓮
玉簪
瑤花圖
八月十六日望
四皓二首
嚴光
翟節婦詩
燕歌行
吳山夜雪圖
白馬篇
答藥天問三首
代來使答淵明
幽禽
寓意
又二首

有懷
獨酌
月下獨酌
書堂谷晏坐
九日登洪崖
遊龍宮
登聖庵
三月二十二日同仲韞飲北溪
秋晚登西山
九日攜諸生登西山
沙溝二詠
　漱霞巖
　飛泉亭
六華峯
寄宋生

送劉校書回
李伯堅宣慰荊南
凡物
植榴
學東坡小圃五咏
枸杞
地黃
甘菊
薯蕷
黃精
郭翁詩
友善堂詩送文子周使江西
李從事北上
行家園藥畦
種芋

蜀葵
重遊北溪
呈保定諸公
擬古三首
秋夕感懷
匏瓜亭
卷七
詩　七言古
桃源行
明妃曲
塞翁行
武當野老歌
感秋
飲後
西山

登荆軻山
辭稷雙鶴圖
幼安濯足圖
采菊圖
歸去來圖
雪翠軒
山中
飲山亭雨後
巫山圖
李賀醉吟圖
後赋赤壁圖
陳氏莊
采石圖
金太子允恭唐人馬
宋理宗書宮扇

續十二辰詩
送徐生還鄂
蠡吾王翁畫像
宋徽宗賜周準人馬圖
宋高宗題李唐秋江圖
宋理宗緝熙殿硯
宋度宗熙明殿古墨
金太子允恭墨竹
白鴈行
渡白溝
過易州登西樓
登鎮州隆興寺閣
乙亥十月往平定早發土門宿故關書所見
范寬雪山
霸陵圖

趙生水墨虎
仲誠家藏張蔡公石女翦製香奩絕巧持以求予詩
張元帥寶刀
山行見馬耳峯
雪翠軒觀太甯火
雪浪石
煙霞觀雲巢松
瘍醫詩卷
明河秋夕圖
美人
玉簪
荆南送橘
食筍
王君奉命賑濟彰德過予求詩
送寇長卿同知岳州

三月三日許天祥置酒東城
飲仲誠榔瓢
南溪行
送王之才赴史館編修
同仲實南湖賞蓮醉中走筆
明遠堂賞蓮醉賦
元章論書帖
阿寅百晬
友人送枳朮丸
記夢二首
雜言
觀需溪
遊郎山
掛書牛角圖
浙江潮圖

清江曲
先天漆硯詩
示孫諧
早發高黑口號
送國醫許潤甫還燕
贈寫眞田漢卿

卷八

詩　五言律

除夕
晚上易臺
登武陽城
鄉郡南夢懷古
滿城道中
夏夜
重遊源泉

張氏別墅
書堂旅夜二首
生日
虞帝廟
奇村道中
城南
有客
早行
白菊
水亭夏日
野興
秋望
雜詩五首
早發濡上
偶書

宿田家
半世
重渡滹沱
恆山樓
登鎭州陽和門
辛巳中秋旅亭獨坐
文章
一身
周邵
上塚
書堂旅夜
過堂水望堯山
過奉先
雜詩二首
野興

秋日
山中憶故人
夢採松脂及甘菊
種杞
戲答人送鹿皮冠
觀藥爐自戲二首
閻寶氏名方
眼醫詩卷
楮母節孝詩卷
張監院過
寄彥通
送友生
盧學士按察江東
郭判官按察廣右
張察院分司臨安

送仲常遊北岳
送郝季常赴正陽幕
送成都衲士
宣慰孫公慶七十詩
何太夫人壽二首
示張源
感事
贈答徐生
旅夜
虞帝廟
登保定市閣
憶金坡道院
寒夜
移甘菊
採野苣

食孤白
酒令
簸尊
鸚鵡
宋道人八十詩卷
鄉人王母九十
寄答祖丈
楊子忠總管福州
送尹宰
送成判官
送成從事
寄子東太守
送東海相士
感范女
贈答學者

卷九
西市藥隱
獨立
嘉甫從親王鎮懷孟
集杜句贈王運同彥材
哭松岡先生
哀徐生
烏古論顯之母夫人挽章
侍其提學哀挽
名醫張國綱挽卷
劉仲文挽章
哭張之傑
哀郭勸農
頤齋張先生挽詩
寄故人二首

詩　七言律
春陰
多病
日午
偶成
湖上
十月朔展省後古城有感
道士孫伯英容城故居
過鄉縣西方古故居
登雄州城樓
夢先壠
宿玉泉村
外家西園李花
入山
晚眺

山中月夕
惡鳥
五月二十三日登城樓
曉出西塘
南樓
良辰
午睡
新晴
野亭會飲三首
淺酌
夢鎮州潭園
過鎮州
井陘淮陰侯廟二首
讀漢高帝紀
易臺

秋夕大風有感
盆池
水燈
方鏡
西窗
有懷
記夢
捲簾
偶作
高亭
放歌
自適
老岸
世上
幾葉

萬古
老大
山石
人生
夏日即事
冬日
午窗
平昔
冬日
次人韻
中秋
人情
有客
夜雨
現前

上塚
桃花菊
夏日幽居二首
夏日飲山亭
晨坐
與客會飲野亭
過徐橋
白溝
過東安趙宋先塋
過東安
登武遂城
登中山城
望易京
七月九日往雄州
武陽故臺

鄉先生漢韓太傅嬰墓
定興文廟枯杏復花其尹求詩
宿華陽臺二首
飲聞雞臺
宿鄉僧致公房
九月晦日過鎮州宿趙徵士鼻極道庵
宿趙山人房有懷
宿龍宮
玉乳峯
洪元宮
唐張忠孝山亭故基
雙清室堂遺趾
張氏西園
賈氏溪堂
憩謁山寺

會飲北山
暮春山遊
春日遊山
西山雅會
水北道館
有懷
九日客至
除夕
秋夜二首
新歷
放歌
野興
秋郊
西湖
對菊

憫旱
城樓待雨
溪光亭看雨
積雨
秋霖
次韻閔雨
癸酉大雨次人韻
海南鳥
白海青
爆栗
飲江漢白
薔薇酒
黃精地黃合釀甚佳名以地仙酒
玉柱雙清香
反垂柳短吟

次韻劉尚書尊號禮成
答或者以所注孫子見示二首
次韻答范陽郭生
次韻答趙君玉
傅彥和壽予詩以韻答
次韻答王之才見寄
次韻答張夢符
寄張之傑
寄彥通
示彩鱗
示有寄
付阿山誦
送董巨濟尋親
送人官潮西
送人官吳中

張仲賢宣慰淮東過余山中臨別贈詩庸見定交之意云
郭太守提舉松江
贈韓道人
贈司馬道士
贈趙丈八十詩
都山劉丈九十詩卷
訾相士詩卷
題贈郁道人詩卷
渡白溝
遂城道中
鎮州望抱犢山
避暑玉溪山
溪光亭小憩
留題山房
水門庵

井陘淮陰侯廟
登高有感
樓上
春遊
新秋
秋夕
夜坐有懷寄故人
秋望
秋日有感
癡坐
盆池
虎甲
黑馬酒
賦孫仲誠席上四杯
螺

荷
桃
橙
以韻即席課諸生東齋諸物七首
遠山筆架痕字
折疊簡牌筠字
梅杖枝字
竹癭知字
醉梨寒字
玉簪香字
秋蓮空字
西瓜二首
貧士
故人見訪山中
次韻答河間趙君玉見寄

憶郝伯常
涞陽李丈九十壽
壽田處士
何太夫人生日
偶得二首
次韻答石叔高
次韻答劉仲澤
自釋
次韻叩泮宮
哭申也
哭王之才編修
千戶喬侯挽詩卷
孫沁州哀挽
哭母族李涞陽
挽李漢卿

卷十
詩　五言絕句　六言附
明珠穴
漉水囊
石潭
春日
愼獨
毀譽
偶書
夢中作
觀化
四皓圖
石鼎聯句圖
白樂天琵琶行圖
百蝶圖

子期聽琴圖
夢題村舍壁
村居雜詩五首
螳娘
蝸牛
蝼蛄
鳧斯
芍藥
牡丹
萱草
薔薇
酴醾
夜合
蜀葵
木槿

看雪
山亭獨坐二首
偶成
偶書二首
明珠穴
盆池
溪橋步月圖
出花
史處士挽章
春露亭書
觀石佛有感
呂洞賓畫像
絕句
鷹圖
商方卦

算盤
題山水扇二首
卷十一
詩　七言絕句
臘盡
讀史評
試筆
山中客夜
抱陽南軒
喜雨書事二首
九日九飲九首
山行
銅雀瓦硯
春曉
以杖畫雪偶成

仙人圖三首
春景
講學而首章二首
講八佾首章二首
講周而不比章
講人之生也直章
驕客
講求仁得仁章二首
一元
新居
今月
采柏圖
采藥
堯民圖三首
豳風圖三首

觀梅有感
山家
溪上
偶書
西郊
夏日
早秋
春盡
寒食道中
行樂有感
故園寒食
宿山寺
感事
廢園
記夢

己卯元日二首
己卯九月二十八日夢過先妣墓得詩覺而忘其第三句因足成之
庚辰元日　首
下山三首
戲判遊山詩卷三首
漫記三首
草亭睡起
寒食出郭
卽事
冬曉
可庵
許由棄瓢圖
癸酉書事
米元章雲煙疊嶂圖二首
宋理宗南樓風月橫披二首

探春
題枯木怪石圖
酬寫眞者
夢中題吟風亭壁
題秋景扇頭
月下
金太子允恭墨竹二首
遊隱山亭二首
顏會二首
雜詩五首
癸酉新居雜詩九首
道境
漫題
漫記四首
感興七首

書事五首
試筆
讀史
讀史謾題
梁甫吟
寫眞詩卷三首
曾點扇頭二首
燕居圖
堯民圖
許由棄瓢圖
夷皓
龜蓮圖
幽人圖二首
高臥圖
華山圖

孫尚書家山水卷三首
郭氏家山圖
雲山晚景圖
春雲出谷橫披
秋山平遠圖
郭熙山水卷
李伯時馬
祖愚菴家藏畫册二二首
敗荷野鴨
風柳牧牛
題宋理宗詩卷後
里社圖二首
新居
偶書
晝睡

睡起
客來
對棊
題樹上
名吾山亭
憶飲山亭
書田舍壁
絕句
山家
山行遇雨
喜雨書事四首
卽事
登樓絕句
山寺早起
萬壽宮館舍

答問目執其兩端章
次人韻二首
狂生
憲齋
勉齋
疏齋二首
寒食
夜坐卽席分賦燈花瓶笙二首
紙帳
謝處士載月圖
昭君扇頭二首
僧惠崇柳岸遊鵝圖
題孫氏永慕圖
陶母翦髮橫披
跋遺山墨迹

王君願縱私屬詩卷
朱孝子割股詩卷二首
陳雄州止善堂詩卷
王治中請蠲免回
賀廉侯舉次兒子
長卿兒子阿延百晬二首
答友人見寄
寄毛得義
寄楊晉州二首
郝生知林州
送琴客還池州五首
送新安田尹
偶讀謾記二首
偶書
天命

雜詩
理西齋成
早起
宿山村
宿洪崖觀
大覺寺作
中山道中
大暑絕句
雪嶺遇雨
北窗看雪
賀正
人日
春夜
春夜不寐
故園寒食二絕二首

中秋無月
霜落
山泉
鼓城龍湫
煮茶
聞角
見梅
落花
啼鳥
次人望雨韻
豆粥
戲題李渤聯德高踞圖十一首
秋煙疊嶂圖
畫猋
梅雀扇頭

題崔氏雪竹海棠二軒
邯鄲歌枕圖
田孝子詩卷二首
雨中聞雲溪不在
贈狂道士
朱君挽章
李臨城哀挽
卷十二
詩　和陶
和九日閑居
和歸田園居五首
和乞食
和連雨獨飲
和移居二首
和還舊居

和九月九日
和飲酒二十首
和有會而作
和擬古九首
和雜詩十一首
和詠貧士七首
和詠二疏
和詠三良
和詠荆軻
和讀山海經十三首

靜修先生文集卷一

元　容城劉　因

雜著

希聖解

歲丁卯　是月　望。秋容新沐。明河皎潔。天高氣清。萬動俱息。於是易川劉子、乃起坐中庭、酒半酣飲之無味。有琴一張。絃之無聲。有書一編。周子所傳。是謂易通。微妙難詮。仰而求之。高入青天。俯而挹之。深入黃泉。余乃取而讀之。星月之下。至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余不覺而嘆曰。迂哉言。蕩蕩乎浩浩乎天。高明神容。孰可希焉。欺我後人。迂哉此言。於是乎吟清風。弄明月。扣大塊。飲太和。誦太古滄浪之詞。仰天而噓。喟而歌曰。滿爾太虛兮。性命之所居兮。皓爾太素兮。元氣之所寓兮。羲軒遼兮。吾誰歸兮。孔昊邈兮。吾將疇依兮。諷詠不已。坐而假寐。良久而起。忽見中庭勃勃然有佳氣。如聞足音拾級（原作磯）而視之、三老丈也、其一人、襟懷灑落。如光風霽月。其一人、有風月情懷。江湖性氣。其一人、有淳古君子之風。三人同行。謹迎揖、延之上座。乃再拜下風。進侍於前。請其姓字與其所安止。一曰、吾稟太極之眞、二五之精而生。位太極而君天下。今老矣、無所成。退居浯溪。拙翁者也。一曰、吾借太極之面假太極之形。先天而生。太初氏、吾母。皇極君、吾兄。欲名之而無名。閒居西洛。無名公者也。一曰。天地之帥、吾其性。天地之塞、吾其體。乾吾父。

坤吾母。吾其子焉。藐然中處。寓居西土。誠明中子者也。余聞而疑之。神耶人耶。出此言耶。且喜且懼。且驚且怖。乃上手而言曰。駡也。庸俗鄙陋。後學晚生。未嘗接搢紳先生之談論。覩大人君子之儀型。庭無人迹。門無車聲。窮窗屏息。終日冥冥者。蓋有年矣。吾三先生之言。如是高大。何不遊乎神明之域。與天爲友。與造物爲徒。胡爲乎來哉。無名公曰。子向者招我以太虛之歌。引我以滄浪之詞。吾不子拒。今予赴之。子何忘之。毋乃昧乎天理。蔽於人欲耶。誠明中子曰。子吾同胞之弟。吾不忍子英才而墮於不肖之地。吾欲子育而成之。子何棄我而忘之耶。拙翁先生沈默不言。久之乃曰。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小子疑吾言乎。吾應之曰。聖可希乎。曰可。有要乎。曰有。請聞焉。曰一爲要。一者何。曰無欲。孰無欲。曰天下之人皆可無欲。然則天下之人皆可爲聖人。曰然。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而不可解矣。先生曰。子坐。吾與爾言。子其聞之。天地之間。理一而已。爰其厥中。散爲萬事。終焉而合。復爲一理。天地人也。人天地也。聖賢我也。我聖賢也。人之所鍾。乃全而通。物之所得。乃偏而塞。偏而塞者。固不可移。全而通者。苟能通之。何所不至矣。聖希乎天。至則天。不至則大聖。賢希乎聖。過則天。不至則大賢。士希乎賢。過則聖。至則賢。不至則猶不失乎令名。此聖之所以爲聖。賢之所以爲賢也。子受天地之中。稟健順五常之氣。子之性。聖之質。子之學。聖之功。子猶聖也。聖猶子也。子其自攻。而反以我爲迂。子迂乎。先生迂乎。苟子修而靜之。勉而安之。踐其形。盡其性。由思入睿。自明而誠。子希聖乎。聖希子乎。子其自棄而反以我爲欺。子欺先生乎。先生欺子乎。予於是叩首而謝曰。駡也。昧道懵學。倥侗顓蒙。坐井觀天。戴盆仰日。捫舌之罪。豈敢避之。然而辱令教命。剔開茅塞。洞

見天君駟雖不皴鑽仰之勞豈敢負先生之知乎無名公誠明中子拊吾背曰吾子勉之他日聞天地間有一清才者必子也夫余辭而不敢當三先生不久留余亦驚悟醒然視之不見其處

敍學

性無不統心無不宰氣無不充人以是而生故材無不全矣其或不全非材之罪也學術之差品節之紊異端之害惑之也今之去古遠矣衆人之去聖人也下矣幸而不亡者大聖大賢惠世之書也學之者以是性與是心與是氣卽書以求之俾邪正之術明誠僞之辨分先後之品節不差篤行而固守謂其材之不能全吾不信也保下諸生從余問學有年矣而余梗於他故不能始卒成夫教育英才之樂故爲陳讀書爲學之次敍庶不至於差且紊而敗其全材也先秦三代之書六經語孟爲大世變既下風俗日壞學者與世俯仰莫之致力欲其材之全得乎三代之學大小之次第先後之品節雖有餘緒竟亦莫知適從惟當致力六經語孟耳世人往往以語孟爲問學之始而不知語孟聖賢之成終者所謂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者也聖賢以是爲終學者以是爲始未說聖賢之詳遽說聖賢之約不亦背馳矣乎所謂顏狀未離於嬰孩高談已及於性命者也雖然句讀訓詁不可不通惟當熟讀不可强解優游諷誦涵泳胸中雖不明了以爲先入之主可也必欲明之不鑿則惑耳六經旣畢反而求之自得之矣治六經必自詩始古之人十三誦詩蓋詩吟咏情性感發志意中和之音在原本多一意字焉人之不明血氣蔽之耳詩能導情性而開血氣使幼而常聞歌誦之聲長而不失刺美之意雖有血氣焉得而蔽也詩而後書書所謂聖人

之情見乎辭者也。卽辭以求情。情可得矣。血氣既開。情性既得。大本立矣。本立、則可以徵夫用。用莫大於禮。三代之禮廢矣。見於今者。漢儒所集之禮記。周公所著之周禮也。二書既治。非春秋無以斷也。春秋、以天道王法斷天下之事業也。春秋既治。則聖人之用見。本諸詩、以求其情。本諸書、以求其辭。本諸禮、以求其節。本諸春秋、以求其斷。然後以詩書禮爲學之體。春秋爲學之用。一貫本末具舉。天下之理窮。理窮而性盡矣。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而後學夫易。易也者、聖人所以成終而成始也。學者於是用心焉。是故詩書禮樂不明。則不可以學春秋。五經不明。則不可以學易。夫不知其粗者。則其精者豈能知也。邇者未盡。則其遠者豈能盡也。學者多好高務遠。求名而遺實。躐分而遠探。躐等而力窮。故人異學。家異傳。聖人之意晦而不明也。六經自火於秦。傳注於漢。疏釋於唐。議論於宋。日起而日變。學者亦當知其先後。不以彼之言、而變吾之良知也。近世學者、往往舍傳注疏釋。便讀諸儒之議論。蓋不知議論之學。自傳注疏釋出。特更作正大高明之論爾。傳注疏釋之於經。十得其六七。宋儒用力之勤。創僞以眞。補其三四而備之也。故必先傳注而後疏釋。疏釋而後議論。始終原委。推索究竟。以己意體察爲之權衡。折之於天理人情之至。勿好新奇。勿好辟異。勿好詆訐。勿生穿鑿。平吾心。易吾氣。充周隱微。無使虧欠。若發强弩、必當穿徹而中的。若論罪囚、棒棒見血而得情。毋慘刻。毋細碎。毋誕妄。毋臨深以爲高。淵實昭曠、開廓懇惻、然後爲得也。六經既治。語孟既精。而後學史。先立乎其大者。小者弗能奪也。胸中有六經語孟爲主。彼廢興之迹。不吾欺也。如持平衡。如懸明鏡。輕重妍媸。在吾目中。學史亦有次第。古無經史之分。詩書春秋、皆史也。因聖人

刪定筆削。立大經大典。卽爲經也。史之興、自漢氏始。先秦之書。如左氏傳、國語、世本、戰國策、皆掇拾記錄無完書。司馬遷、大集羣書爲史記。上下數千載。亦云備矣。然而議論或駁而不純。取其純而舍其駁、可也。後世史記。皆宗遷法。大同而小異。其創法立制。纂承六經。取三代之餘燼。爲百世之準繩。若遷者、可爲史氏之良者也。班固、前漢史。與遷不相上下。其大原則出於遷。而書少加密矣。東漢史成於范曄。其人詭異好奇。故其書似之。然論贊情狀有律。亞於遷固。自詡贊是吾文之奇。作諸序論。往往不減過秦。則比擬太過。三國、陳壽所作。任私意而好文。奇功偉績。原作蹟據文正集改正。往往削沒。非裴松之小傳。一代英偉之士。遂爲壽所誣。後世果有作者。必當改作。以正壽之罪。舊昭烈之幽光。破曹瞞之鬼蜮。千古一快也。晉史、成於李唐房杜諸人。故獨歸美太宗。耳繁蕪滋浸。誣談隱語。鄙泄之事具載之。甚失史體。三國過於略。而晉書過於繁。南北七代。各有其書。至唐李延壽、總爲南北史。遺辭記事。頗爲得中。而其事蹟汚穢。雖欲文之而莫能文矣。隋史成於唐興亡之際。徼訐好惡。有浮於言者。唐史二舊書、劉昫所作。固未完備。文不稱事。而新書成於宋。歐、宋諸公。雖云完備。而文有作爲之意。或過其實。而議論純正。非舊書之比也。然學者先當舊而後新。五代二書。皆成於宋。舊則薛居正。新則歐陽子也。新書一出。前史皆廢。所謂一洗凡馬空者也。宋金史皆未成。金史只有實錄。宋事纂錄甚多。而東都事略。最爲詳備。是則前世之史也。學者必讀全史歷代。考之廢興之由。邪正之迹。國體國勢。制度文物。坦然明白。時以六經旨要。立論其間。以試己意。然後取溫公之通鑑。朱儒之議論。校其長短是非。如是可謂之學史矣。學者往往全史未見。急於要名。欲以爲

談論之資。劵吻之備。至於通鑑。亦不全讀。抄撮鉤節通鑑之大旨。溫公之微意。隨以昧沒。其所以成就、亦淺淺乎。史既治、則讀諸子。老、莊、列、陰符、四書。皆出一律。雖云道家者流。其間有至理存。取其理而不取其寓。可也。素問一書。雖云醫家者流。三代先秦之要典也。學者亦當致力。孫、吳、姜、黃之書。雖云兵家智術戰陳之事。亦有名言。不可棄也。荀子議論。過高好奇。致有性惡之說。然其王霸之辨。仁義之言。不可廢也。管子一書。霸者之略。雖非王道。亦當讀也。揚子雲大元法言。發孔孟遺意。後世或有異論者。以其有性善惡混之說。劇秦美新之論。事莽而篡漢。韓子謂其文頗滯澀。蘇子謂艱險之辭。文膚淺之理。而溫公甚推重之。以爲在孟荀之上。或抑或揚。莫適所定。雖然、取其辭而不取其節、可也。賈誼、董仲舒、劉向、皆有書。惜其猶有戰國縱橫之餘習。惟董子三策、明白純正。孟軻之亞。非劉賈所企也。文中子、生於南北偏駁之後。隋政橫流之際。而立教河汾。作成將相。基唐之治。可謂大儒矣。其書成於門弟子董薛姚窶之流。故比擬時有太過。遣辭發問。甚似論語。而其格言至論。實（古文正集作有）漢儒所未道者。亦孟軻氏之亞也。韓子之書。刪去靡麗。李唐一代之元氣也。與漢氏比隆矣。其詆斥佛老。扶持周孔。亦孟軻氏之亞也。諸子既治。宋興以來諸公之書。周、程、張之性理。邵康節之象數。歐、蘇、司馬之經濟。往往肩漢唐而踵三代。尤當致力也。孔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矣。藝亦不可不游也。今之所謂藝。與古之所謂藝者不同。禮樂射御書數。古之所謂藝也。今人雖致力而亦不能。世變使然耳。今之所謂藝者。隨世變而下矣。雖然、不可不察也。詩文字畫。今所謂藝。亦當致力。所以華國。所以藻物。所以飾身。無不在也。學詩當以六義爲本。三百篇其至者也。三

百篇之流。降而爲辭賦。離騷楚辭。其至者也。辭賦、本詩之一義。秦漢而下。賦遂專盛。至於三都兩京、極矣。然對偶屬韻。不出乎詩之律。所謂源遠而末益分者也。魏晉而降。詩學日盛。曹、劉、陶、謝、其至者也。隋唐而降。詩學日變。變而得正。李、杜、韓、其至者也。周宋而降。詩學日弱。弱而後强。歐、蘇、黃、其至者也。故作詩者。不能三百篇。則曹劉陶謝。不能曹劉陶謝。則李杜韓。不能李杜韓。則歐蘇黃。而乃效晚唐之萎苶。學溫李之尖新。擬盧仝之怪誕。非所以爲詩也。至於作文。六經之文、尚矣。不可企及也。先秦古文、可學矣。左氏國語、之頓挫典麗。戰國策之清刻華峭。莊周之雄辨。穀梁之簡婉。楚辭之幽博。太史公之疏峻。漢而下、其文可學矣。賈誼之壯麗。董仲舒之沖暢。劉向之規格。司馬相如之富麗。揚子雲之遂險。班孟堅之宏雅。魏而下、陵夷至於李唐。其文可學矣。韓文公之渾厚。柳宗元之光潔。張燕公之高壯。杜牧之之豪縛。元次山之精約。陳子昂之古雅。李華、皇甫湜之溫粹。元微之、白樂天之平易。陸贄、李德裕之開濟。李唐而下。陵夷至於宋。其文可學矣。歐陽子之正大。蘇明允之老健。王臨川之清新。蘇子瞻之宏肆。曾子固之開闔。司馬溫公之篤實。下此而無學矣。學者苟能取諸家之長。貫而一之。以足乎己。而不蹈襲蔑束。時出而時晦。以爲有用之文。則可以經緯天地。輝光日月也。字畫之工拙。先秦不以爲事。科斗、篆隸、正行、草、漢氏而下。隨俗而變。去古遠而古意日衰。魏晉以來。其學始盛。自天子大臣至處士。往往以能書名家。變態百出。法度備具。遂爲專門之學。故宋高祖病不能書。不足厭人望。劉穆之使放筆大書。亦自過人。一紙可三四字。其風俗所尚如此。至於李唐。學書愈衆。字畫於士夫。固爲末技。而衆人所尚。不得不專力。學者苟欲學之。篆隸、則

先秦款識金石刻。魏晉金石刻。唐以來、李陽冰等、所當學也。正書、當以篆隸意爲本。有篆隸意、則自高古。鍾太傅、王右軍、顏平原、蘇東坡、其規矩準繩之大匠也。歐陽（原本脫陽字）率更、張長史、李北海、徐浩、柳誠懸、楊凝式、蔡君謨、米芾、黃魯直、萃之以廣吾氣。參之以肆吾博。可也。雖或不工。亦不俗矣。技至於不俗。則亦已矣。如是而治經治史。如是而讀諸子及宋興諸公書。如是而爲詩文。如是而爲字畫。大小長短。淺深遲速。各底於成。則可以爲君相。可以爲將帥。可以致君爲堯舜。可以措天下如泰山之安。時不與志。用不與材。則可以立德。可以立言。著書垂世。可以爲大儒。不與草木共朽磽磽以儉生。子子以自存。夫天之至善。壞己之全材也。最哉諸生。毋替茲命。

河圖辨

河圖之說。朱子盡之矣。後人雖欲議之。不可得而議之也。然其自私者。必出於己而後是。是以致疑於其間者。尙紛紛然也。有指伏羲八卦次序爲之者。有指先天圖而爲之者。亦有主劉牧而疑朱子取舍之誤者。近世大儒又有自畫一圖爲之者。其圖八卦次序者。則曰。大傳既謂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是必有其所謂圖與書。聖人可得而則者矣。今夫十數之點誌。安可則以爲八卦之畫象也。此其爲說。蓋出乎漢儒、洛書有文字。王肅、河圖卽八卦及蘇子瞻、圖書粗有卦疇之象之說。而與張敬夫、以河圖爲與易之祥。聖人則其時以作易。而力詆先儒有所則其圖者。正相反而各極其偏也。若是、則卦固自畫。安得謂聖人則而畫之。而聖人亦何必復觀取於遠近俯仰之間。而程子何爲有河必圖至。與因見河圖之說也哉。其

圖先天圖者而其失尤甚固可以借唐孔氏天語簡要不應若是之煩及朱子伏羲淳厚未必如是之巧者以破之矣其主劉牧者則以九數之變見於列禦寇之書九宮之文見於張平子之言而巽四兌七（原作二）震三艮八又雜出於魏晉諸儒之說固不可必以八卦之本於九數而謂劉氏之說無明驗也然其列氏之說則緯書從而出者而說者固以一爲北方陽氣之始七爲南方陽氣之盛九爲西方陽氣之究而與圖合矣而圖之下之一得六固可上變而爲七上之七得二固可左變而爲九九窮則復下變而爲一又無不合者焉然彼以七爲衍而九爲元者亦無不可然於圖亦安見其不合者而必以洛書爲說也就使列氏指洛書而言則洛書固可以爲易而亦不必遂以爲河圖也夫九宮之說出於緯書而張氏亦嘗破之且其言又曰雜之以九宮矣蓋不卽以九宮正爲八卦也斷斯（原作）爲九宮之說與河圖九篇之說者鄭康成也其於明堂之數則曰法龜文是鄭氏又不以九爲圖而其說有自相矛盾者則是亦可以證劉氏之失矣安得引之以爲助乎彼又爲邵子但言方圓之象而不指九十之數若以象觀之則九又圓於十矣且其所謂方圓而前後乎此者皆不過指陰陽剛柔奇偶而已在此則星少陽而七少柔其偶者固當爲方而爲陰而奇者固宜爲圓而爲陽矣故朱子發張文饒精通邵學者而皆以十爲書而九爲圖也若設是而朱子之所取所證者則關子明也然彼既以其書爲僞矣何獨於此而信之乎曰邵子之所謂方圓固無一定之指獨於此則言之甚明且以六數少陽之十既合乎歷紀而應天之時而八方並虛中爲九又合乎州田而應地之方且十既剋方則惟見其圓九又可以畫方而爲井而五位既鈞則不能爲

九四偶既布。則自無所容十。而又嘗以八十一爲範之數矣。安得謂洛書反圓於河圖。而不指九十之數哉。夫僞關氏之書者。非僞後人之託夫關氏也。蓋僞其書。實關氏之所自作。而乃託之爲聖人之書。異人之旨。猶戴氏之麻衣易然也。且其論、又關氏之自謂也。說者安得從而廢之乎。或曰、劉氏說、託言出於陳希夷。而得之范諤昌矣。然而希夷龍圖。乃以五十五爲說。而范氏八卦。亦以河圖而演之。是不足以正劉氏之失乎。曰、龍圖之說。未必出於劉氏之前。而呂伯恭從而誤信之。猶張敬夫之爲戴氏所欺也。夫希夷、未聞有書傳。至邵子而後有書。其太極圖、則朱子發（震）原作亦。按朱子發字。謂發於穆伯長。而胡仁仲因之。遂亦以爲穆。特周子學之一師。陸子靜、因之。遂以朱錄爲有考。而潘誌之不足據也。蓋胡氏兄弟、於希夷不能無少譏議。是以謂周子爲非止爲种穆之學者。陸氏兄弟、以希夷爲老氏之學。而欲其當。謬加無極之責。而有所顧藉於周子也。然其實、則穆死於明道元年。而周子時年十四矣。是朱氏、胡氏、陸氏。不惟不考乎潘誌之過。而又不考乎此之過也。然始也、朱子見潘誌。知圖爲周子所自作。而於行錄附注。雖破朱氏之說。而猶以胡氏之抑希夷、种穆、謂特其學之一師者爲過。而疑其傳自希夷。至周子始筆之書。而亦不敢遽以爲不傳於希夷、种穆、也。豈其後有所考於此也。故於注圖書。則曰、莫或知其師傳之所自。記遺文後。則曰、非有所受於人。記書堂。則曰、不由師傳。默契道體。實天之所畀也。而其問答之間。則常謂、希夷未嘗有濂溪之說。濂溪之說、未嘗出於希夷。周子自爲周子之學。而未嘗考夫邵子者。邵子自爲邵子之學。亦未嘗考夫周子者。而斷然以爲無所傳授。而不出於希夷。而敬夫亦以謂自得之妙。非數子所得而知也。

若夫邵學則雖穆李之前不著其傳先儒謂有深意而始推及理自得爲多固有如二程之者然其源言之隱於方士而發於希夷爲無可疑而不必强爲授於王豫得之歸藏之說也蓋義理人心之所同不必託之異人異書而後神義理天下之公器雖得之方外之書亦不當爲之諱也若言希夷之學則當以邵學爲正也彼以五十五定四方之位以水火木金爲四正卦之象分四象之數自左旋去三而生四偶（原作偶）卦之畫則關氏之說而范氏取之者然其所合乃文王之八卦固已與邵學不合矣亦安可以僞而攻僞也哉夫前之所論皆託言出於希夷而不合乎邵學者也若朱子發張文饒又求之邵學而失之者也若夫朱子則極邵子之大盡周子之精而貫之以程子之正也後人惡得而議之雖然抑有一說而竊附於朱子之後夫河圖之中宮則先天圖之所謂無極所謂太極所謂道與心者即太極圖之所謂無極而太極所謂太極本無極所謂人之所以最靈者也河圖之東北陽之二生數統夫陰之一成數則先天之左方震一離兌二乾三者也先天圖之左方震一離兌二乾三者即太極圖之左方陽動者也其兌離之爲陽中之陰者即陽動中之爲陰靜之根者也（原本無者字）河圖之西南陰之二生數統夫陽之一成數則先天圖之右方巽四坎艮五坤六者也先天圖之右方巽四坎艮五坤六者即太極圖之右方陰靜者也其坎艮之爲陰中之陽者即陰靜中之爲陽動之根者也河圖之奇偶即先天太極圖之所謂陰陽而凡陽皆乾凡陰皆坤也河圖先天太極圖之左方皆離之象也右方皆坎之象也是以河圖水火居南北之極先天圖坎離列左右之門太極圖陽變陰合而即生水火也而易之爲書所以首乾坤中（原作終）坎離終既

濟未濟而先天之爲圖中孚頤小過大過各以其類而居於正也如是則周子邵子其學雖異先天太極其源雖殊而其理未嘗不一而其所以出於河圖者則又未嘗不一也若夫其自爲圖者則曰河圖之數凡五十五而十位洛書之數凡四十五而九位舉不合夫畫三卦八錯綜之六十四若以位言則去九與十合夫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敍然不知所以爲卦所以爲畫雖爲推衍湊定不免牽合若五十爲衍母一九爲衍數則揲蓍求卦之法非按圖畫卦之本此其爲說似也然及自爲圖則亦不外乎十數而爲白圈黑圈爲五相間而爲十以白爲天奇以黑爲地偶取三奇爲乾三偶爲坤其餘卦取之亦然觀其附合乃有纂組華紛之極所不能爲者而謂出於天之自然之數必如是而聖人之畫卦如根幹枝葉迫於不得已而然者亦必如是是則可疑之大者若其以天五地五合各一太極而爲六爲重卦之本二五相合而爲十爲揲蓍之本凡其不可曉皆此類而其假合悠謬又有出於林黃中郭子和百千之下者然其反復辨論幾數萬言蓋有欲盡廢先儒而獨行己說之意嗚呼朱子之於河圖雖推本爲卦畫之源而欲人玩心於其間然亦有不切之戒而其爲說第於其理可通而事有證者而敍次之然亦有傳疑而未嘗以爲河之所出伏羲之所目覩者必如是也今斯人也既以先儒之或有所傳而來者盡以爲非而於千萬世之下出於己手之所纂畫者自斷以爲必合乎天之所出則是以天自處其所見亦必有甚異於人者也惜不得從而問之姑與諸說雜而記之以俟參考

中孚彖

本義於中孚彖。則曰能致豚魚之應。小過彖、則曰能致飛鳥遺音之應。於小過之初六飛鳥以凶。則引郭璞洞林或致羽蟲之孽者、以釋之。予謂於其凶以孽言。則所謂吉之應者。疑其爲致禎祥也。然嘗有問朱子豚魚之應。謂眞致豚魚者。而朱子亦不敢遽以爲然。亦不知其所謂應者。又將何所謂也。或曰頤、中孚、皆有離之象也。離則有水蟲之象焉。故在頤則爲靈龜。在中孚則爲豚魚。是特取其象焉爾。非必謂其眞有所致也。是皆不可得而知矣。獨信及豚魚之言。昭然甚明。其吉將不在夫豚魚。而在夫此者。則可（原作不）得而知也。孫仲誠、筮遇中孚不變。求余說以告。

節彖

渙、先陰而後陽也。自一陰一陽、而二陰二陽也。故爲渙焉。渙散也。節、先陽而後陰也。自二陽二陰、而一陽一陰也。故爲節焉。節止也。以卦之象而言之。澤所以限水。水過澤而止。皆節之義也。以卦之德而言之。方說而遇險。險而以說行之。又皆節之義也。夫事物之有限而止者、節也。而節亦一事物也。獨無所謂有限而止之乎。知節而不知節其節焉。於彼雖爲節。於節則爲不節也。此則節而至於苦者也。在物皆有自然之節也。若因其節而節焉。猶支之有節。分之有段。亦風行於水。自然披離之爲渙而已。若節而至於苦。則非自然之節矣。凡卦之所謂亨與貞者。其亨與貞、皆同。而所以爲亨與貞、則異。渙、卽亨也。亨在事先。節有亨之道而已。亨在事後。然易無無貞而亨者。猶物之無無陰之陽也。亨在事先者。其卦以亨爲主。而守之以貞。亨在事後者。其卦以貞爲主。庶幾其有亨也。在渙、其辭有聚渙之象焉。在節、其辭有苦節之戒焉。渙

非必渙也。節非必節也。未節、則思所以節焉。已節、則思戒其所以苦節者焉。動久而以靜節之。靜久而以動節之。皆所以爲節也。知此、則知其所謂亨與貞者。亦隨所遇而變也。夫人遇節、當以彖辭占。故爲書其義例之大略焉。

太極圖後記

太極圖、朱子發、原作所。據元文類改正。謂周子得於穆伯長。而胡仁仲因之。遂亦原作亦。據元文類刪以字。謂穆特周子學之一師。陸子靜因之、遂亦以朱錄爲有考。而潘誌之不足據也。蓋胡氏兄弟於希夷不能無少譏議。是以謂周子爲非止爲种穆之學者。陸氏兄弟以希夷爲老氏之學。而欲其當謬加無極之責。而有所顧藉於周子也。然其實、則穆死於明道元年。而周子時年十四矣。是朱氏、胡氏、陸氏、不惟不考乎潘誌之過。而又不考乎此之過也。然始也朱子見潘誌。知原作之。據元文類改正。圖爲周子所自作。而非有所受於人也。於乾道己丑、已序於通書之後矣。後八年、記書堂、則亦曰不由師傳。默契道體。實天之所畀也。又十年、因見張詠事、有陰陽之語。與圖說意頗合。以詠學於希夷者也。故謂是說之傳。固有端緒。至於先生、然後得之於心。無所不貫。於是始爲此圖。以發其祕爾。又八年、而爲圖書註釋。則復云、莫或知其師傳之所自。蓋前之爲說者。乃復疑而未定矣。豈亦不考乎此。故其爲說之不決於一也。而或又謂周子、與胡宿、邵古、同事潤州一浮屠而傳其易書。此蓋與謂邵氏之學。因其母嫠爲某氏妾。藏其亡夫遺書、以歸邵氏者。同爲浮薄不根之說也。然而周子邵子之學。先天太極之圖。雖不敢必其所傳之出於一。而其理則未嘗不一。而其

理之出於河圖者。則又未嘗不一也。夫河圖之中宮。則先天圖之所謂無極。所謂太極。所謂道與心者也。先天圖之所謂無極。所謂太極。所謂道與心者。卽太極圖之所謂無極而太極。所謂太極本無極。所謂人之所以最靈者也。河圖之東北陽之二生數。統夫陰之二成數。則先天圖之左方震一、離兌二、乾三者也。先天圖之左方震一、離兌二、乾三者。卽太極圖之左方陽動者也。其兌離之爲陽中之陰者。（原本脫者字。）卽陽動中之爲陰靜之根者也。河圖之西南陰之二生數。統夫陽之二成數。則先天圖之右方巽四、坎艮五、坤六者也。先天圖之右方巽四、坎艮五、坤六者。卽太極圖之右方陰靜者也。其坎艮之爲陰中之陽者。卽陰靜中之爲陽動之根者也。河圖之奇偶。卽先天太極圖之所謂陰陽。而凡陽皆乾。凡陰皆坤也。河圖、先天、太極圖之左方。皆離之象也。右方、皆坎之象也。是以河圖、水火居南北之極。先天圖、坎離列左右之門。太極圖、陽變陰合而卽生水火也。至元、丙子、八月望日。靜修新齋記。

櫝著記

著之在櫝也。寂然不動。道之體立。所謂易有太極者也。及受命而出也。感而遂通。神之用行。所謂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者也。猶之圖也。不用五與十。不用云者、無極也。而五與十。則太極也。猶之易也。絜靜精微、絜靜云者、無極也。而精微、則太極也。知此、則知夫櫝中之著。以一而具五十。無用而無所不用。謂之無則有。謂之實則虛也。而其數之流行於天地萬物之間者。則亦陰陽奇偶而已矣。故自掛扐之奇而十二之。則陽奇而進之不及夫偶者、爲少陰。陰偶而退之不及夫奇者、爲

少陽而四之則三四五六合夫畫奇全偶半合夫數而畫亦於是焉合其多少則合其位之陽少而陰多故有自一進一而爲偶自偶退一而爲奇之象也自過揲之策而十二之陽奇而退之不及夫偶者爲少陰陰偶而進之不及夫奇者爲少陽而四之則六七八九合夫數奇三偶二合夫畫而數亦於是焉合其多少則合其數之陽實而陰虛故有自一虛中而爲偶自二實中而爲奇之象也蓋掛扐之奇徑一而過揲之奇圍三而掛扐過揲之偶約圍半也故分掛扐過揲而橫觀之則以陰爲基而消長有漸分四象而縱觀之則亦以陰爲平而低昂有漸其十二之則自右一而二自左二而三其四之則自右三而六自左六而九如水之流行觸東而復西其消長則其自然之淪漪其判合則其盈科而後進者也此皆自夫一行邵子之說而得之知此則知夫誤推一行三爻變一作八卦之象謂陰陽老少不在乎過揲者爲昧乎體用之相因而誤推邵子去三用九之文謂七八九六不在乎掛扐者又昧乎源委之分也由此而極其奇偶之變以位則陽一而陰二也以數則天三而地兩也初變之徑一而圍三以爲奇者三而得之是以老陽少陰之數多也後二變之圍四用半以爲偶者二而得之是以少陽老陰之數少也分陰分陽則初一變皆奇而後二變皆偶也迭陰迭陽則去掛一初一變皆偶而後二變皆奇又如畢中和天地人之說也其變也自一生二二生四而又四之四生八八生十六而言則畫卦之象也自四乘而十六十六乘而六十四則重卦之數也故初變而得兩儀之象者二畫卦之數也再變而得四象之象者四畫卦之數也三變而得八卦之象者六畫卦之數也自兩儀之陰陽而言其用數則乾兌離震皆十二而巽坎艮坤皆四

也自八卦之陰陽而言其體數則乾坎艮震一十二（原作一據元文類改正）而巽離坤兌三十二也自二老二少之陰陽而言其饒乏（原作之據元文類改正）之數則又如四象之七八九六也六變而得四象之畫則每位之靜變往來得十畫卦之數也又二畫則總其數矣其數也皆靜者爲多變者爲少而一爻變者居中其靜與變皆老陰爲多老陽爲少而二少居中積畫成卦則每卦之靜變往來得十五畫卦之數也又三畫則總其數矣其數也亦皆靜極者爲至多而變極者爲至少而又一爻二爻進退於其間其靜與變則皆坤爲至多乾爲至少而三男三女進退於其間因而重之則每卦之靜變往來得二十畫卦之數也又六畫則總其數矣其進退多少皆與八卦之例同也此皆自歐陽子七八常多九六常少之一言而推之與夫後二變不掛不知其爲陰而便二老之數與成卦同二少之數與二老同而參差益甚（疑初一變必鈎不知其爲陽而於乾坤六子之數勉强求合乃若四十九蓍而虛一與五十蓍虛一而掛二者固有間矣此以蓍求卦者也若夫以卦而求變也則自夫交易已成之體爲變易應時之用由兩儀而上自紆而促八卦循環而其序不亂以遠御近以下統上而皆有文之可尋也以變而求占也則自靜極而左之一二三四五自動極而右之一二三四五極自用其極而一則專其一居兩端而分屬焉二則分其爻居次兩端而分屬焉動則上爻重而靜則下爻重也三則分其卦居中自爲兩端而分屬焉前則本卦重而後則之卦重也動中用靜靜中用動靜多主貞動多主悔而皆有例之可推也然自此而極言之則以六甲納之其卦之序不亂也以互（原作元據元文類改正）取之其序有漸而亦不亂也以伏求之其序亦有漸而不亂也以世

位反圖而推之則一而二二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進退有序逆順以類而不亂也以策數卽圖而考之則在兩儀而一消長在四象而二消長在八卦而四消長在十六而八消長在三十二而十六消長故長中八消消中八長皆震爲巽之消而坤爲乾之消巽爲坤之長而震（原作乾）爲乾（原作震）之長而不亂也以揲變之數應圖而推之則其多少又合乎一一爲乾八八爲坤以少爲息以多爲消而亦不亂也是則按圖畫卦揲蓍求卦莫不脗合矣然而朱子猶以大衍爲不自然於河圖而變揲之左可以形右卦畫之下（原作不據元文類改正）可以形上者又以爲短於龜也（原本脫也字據元文類添入）其三索之說則一行有成說既取之於本義後復以爲不必然而卦之陰陽奇偶畫與位合則大傳有明文既著之筮說而不明言於啓蒙是又恐後人求之過巧而每遺恨不能致古人之詳者也若以奇策之數合之圓圖之畫則四十八一卦之畫也其奇之十二卽乾之陰而策之三十六卽其陽也三十六自九進而得之也九陽也三十六亦陽也全陽也其奇之二十卽兌離之陰也而策之二十八卽其陽也二十八自七進而得之也七陽也二十八陰也陽合於陰也其奇之二十四則坤所去之半也而策則所用之二十四陰也二十四自六進而得之也六陰也二十四亦陰也全陰也其奇之十六卽艮坎自上所去之十六也而策之三（原作二據元文類改正）十二卽其所用之半并上所餘之八陰也三十二自八進而得之也八陰也三十二陽也陰合於陽也其震巽之不用則猶乾之不用陰坤之不用陽也其奇策之八方數之變也掛扐之六圓數之變也此邵子之說也然前之奇策之所當陰不若陽之齊後之六八之所應圓不若方之備是必有深意也第未能考而

知之。又不知朱子之意以爲如何。此因櫝著而記之。至元十年春二月吉日櫝成記。

讀藥書漫記二條

人秉是氣以爲五臟百骸之身者。形實相孚、而氣亦流通。其色聲氣味之接乎人之口鼻耳目者、雖若汎然其在我而同其類者。固已脗焉而相合。異其類者、固已拂然而相戾。雖其人之身。亦不得而自知也。如飲藥者。以枯木腐骨。蕩爲齏粉。相錯合以飲之。而亦各隨其氣類而之焉。蓋其源一也。故先儒謂木味酸。木根立地中似骨。故骨以酸養之。金味辛、金之總合異物似筋、故筋以辛養之。鹹水也。似脈。苦火也。似氣。甘土也。似肉。其形固已與類矣。而其氣安得不與之流通也。推而言之、其吉凶之於善惡、亦類也。天生此一世人。而一世事固能辦也。蓋亦足乎己而無待於外也。嶺南多毒、而有金蛇白藥以治毒。湖南多氣、而有薑橘柰萸以治氣。魚鼈螺蜆。治溼氣。而生於水。麝香羚羊。治石毒。而生於山。蓋不能有以勝彼之氣。則不能生於其氣之中。而物之與是氣俱生者。夫固必使有用於是氣也。猶朱子謂天將降亂。必生弭亂之人以擬其後。以此觀之。世固無無用之人。人固無不可處之世也。

說

唯諾說

唯、恭於諾、何也。曰、各有所施也。呼之、則其音必內。故唯以趨赴之。若取物而奉之也。命之、則其聲必外。故

諾以承受之若與物而受之也失其所施則文理從而亂矣豈但是乎凡物無無對者無無陰陽者而聲亦然其意象之清濁闔闢亦莫不合也姑以進退存亡吉凶消長體之則可見矣此天機之所發而禮樂之所由生雖天地亦不知其所以然者豈但人乎物之聲亦然豈但聲乎凡形色氣味皆然也而況古今之時變事物之倫理聖人何嘗加損於其間哉雖然妙此理而宰此事者心焉而已矣必盡夫心也然後聲爲律而身爲度苟爲不然幾何其不爲無適非道之道作用是性之性也

唯諾後說

天之聲清而上地之聲濁而下形感而聲出焉理於是乎在來之聲必來去之聲必去事感而聲出焉理亦於是乎在初無心曰天地去來也至於一草一木其聲亦必象其形曰樹有植立之象焉曰枝有散殊之象焉至於曰鵝曰鴨曰雞曰雀曰鴉之類則又因其聲而聲焉者也鵝鵝所以協鵝也喈喈所以協雞也言語生於有聲之後而其理具於有聲之前有聲之後則古今方域日益不同人惟見其不同而不知其同也知其同則知吾之所以說唯諾者不但說唯諾也授坐而立授立而跪翻譯於其形也當唯而諾當諾而唯翻譯於其聲也聖人之所以制禮者非誠有制也特知之焉爾

道貴堂說

邵康節詩雖無官自高豈無道自貴非以道對官而言也但言道不以此爲有無爾若以爲對則其淺狹急迫非惟不知道之所以爲道而慕外之私亦必有不可勝言者矣河間李生撫邵氏詩名堂曰道貴求

其說於予、故云.

遂初亭說

君子立心之初.曰爲善、而不爲惡.曰爲君子、而不爲小人.如是而已.苟爲善也.爲君子也.則其初心遂矣.夫道無時而不有.無處而不在也.故欲爲善、爲君子.蓋無時無處而不可.而吾之初心.亦無時無處而不得其遂也.若曰、吾之初心.將出以及物也.苟時命不吾與焉.則終身不得其遂矣.如是、則是道偏在乎出.而處也、無所可爲者矣.若曰、吾之初心.欲處而適已也.苟時命不吾釋焉、則亦終身不得其遂矣.如是、則是道偏在乎處.而出也、無所可爲者矣.道果如是乎哉.詹事張公子有、予知其心爲最深.蓋樂爲善而惟恐其不爲君子者也.今築亭、名以遂初.而其心乃在乎閑適.而諸公爲詩文以題詠之者.以子有期望甚重.才業甚備.又皆責其心當在匡濟.皆不可也.夫義當閑適.時在匡濟.皆吾所當必爲者.然其立心.則不可謂必得是也.而後爲遂.苟其心如此.則是心境本無外、而自拘於一隅.道體本周徧、而自滯於一偏.其爲累也.甚矣.子有其以吾言思之.久之必有得也.至元壬辰重九日.劉某書.

憨齋說

近世士大夫.多以頑鈍椎魯.人所不足之稱.以自號.彼其人未必眞有是也.亦非故爲是謙託而然也.蓋必有所取焉耳.然其所取之義、有二焉.蓋或病夫便僩皎厲之去道甚遠也.思欲自矯以近本實.於是不得已而取之.而其意若曰、與其失於彼也.寧失於是.此其設心、於義爲無所失也.或爲老莊氏之說者、則

不然、以爲天下古今、必如是而後可以無營而近道、保嗇而自全也、此則擇而取之、非不得已也、而其意則將以自利而已、使前之說行、亦不過人人尚質、而於世固、不爲無益也、若不幸而此說一熾、則天下之人、皆將苟簡避事、而其爲害庸有既乎、嗚呼、一事之間、心術之微、其義利之分、有如此者、不可不之察也、安肅劉仲祥、明敏博物、專門禮學、以憃名其齋、蓋將以自矯、而非以自利也、故予既爲題其扁、復以是說列其左、劉某書、

皇甫巽字說

朱子謂、周子之所謂剛柔、卽易之兩儀、而各加以善惡、則易之四象也、以陰陽之大分言之、陽爲剛、爲君子、陰爲柔、爲小人、剛宜善於柔也、以剛而善、則固美矣、以剛而惡、則不若柔善之爲愈也、是君子小人之分、不係乎剛柔、而係乎剛柔之善惡而已矣、剛之善、陽之陽也、柔之善、陰之陽也、然剛柔雖各有善惡、而其所謂善者皆陽、所謂惡者皆陰、是剛柔之善惡、又不係乎剛柔、而係乎陰陽而已矣、蓋猛也、隘也、强梁也、陰之慘、屬焉、慈也、順也、巽也、陽之舒、屬焉、爲陰之屬、在陽亦爲惡、爲陽之屬、在陰亦爲善、此聖人之所以拳拳於陽而扶之、人之所以尊夫陽而貴之者也、皇甫安國、名其子曰巽、蓋亦就其氣稟之偏於剛者、而抑之也、既長、誤以予爲鄉先生、以巽執贄來見、而欲予有以字而教之、予字之以伯陽、曰巽乎、汝剛也、亦思夫所謂陽焉、汝柔也、亦思夫所謂陽焉、剛柔惟汝之所適也、陽之是趨、則予之所望焉、

張潛名說

張氏子、從予學。既長、而更幼名。予命之以潛。曰、潛乎。吾語汝潛。夫人之家。或未振、而有以振者。必卓越非常之人也。人而未自振。思所以振之。非挺拔特立蹇蹇自負者、不能也。爾之家、卑而未顯。爾之質、柔而懦。一作愚。予又潛爾也。反欲爾之潛也、惑矣。雖然、爾獨不知夫天地之凜然者乎。此潛之象也。剛健之初。君子自强之始也。躍也、飛也。自潛而來也。以傳新而家。以道立而身。汝之潛也不然。渾渾淪淪。混於常人。以終其身。顧爾自能之。予又何教焉。抑又有一說。我將終教之。大矣。而後小之。潛也。明矣。而後晦之。潛也。不大而小。不明而晦。固宜也。亦曰予潛自欺也。潛乎、無負爾名。

王景勉名字說

故人王利夫、請制其子名。王氏世居、與予外家鄰。予外祖楊公字勉之、實王氏之鄉先生也。以之名其子。孰云不可。遂名之曰景勉。勉者、將以力行也。可字之以履、而以文配稱焉。曰履文。至元己卯二月癸未。容城劉某書。

以中李公名字說

公之先、契丹氏之族也。其氏李、則遠有端緒。而碑誌存焉。名、則國語譯云鐵也。公見國朝諸貴族。多因官、若名、以氏。又有從而字之者。自以氏李、則既有所承。而名字尚未稱。其心若有闕焉。遂以爲請。予名以鐵、而字之伯堅。蓋存其初名。又本其所自出。而就以爲勸焉耳。至元庚寅二月吉日。容城劉某書。

嘉氏子字說

名己人（原作）所稱者、故多示謙字。因名而生義。人所稱者、故多致尊美之意焉。若曰子、曰彦、曰卿之類。固無自稱之理也。後世不之察。每每錯亂。故有於稱呼之間或不順者。今嘉氏子名淳可、字士眞。蓋因名而生。以致尊美之意也。至元己丑冬至日。牧溪翁書。

靜修先生文集卷二

序

中祀釋奠儀序

堂寢之制、非古也。像設之儀、非古也。而釋奠之禮獨從古焉。未免有情文相戾者。如神不地坐、而簠簋前陳。神不面東、而拜或西向。此皆先儒所欲爲之修明而未暇者也。雖然、以今觀之。其所謂情文相戾者。學者亦不復盡見之矣。而況先儒之所欲修明而未暇者乎。安肅劉仲祥、集諸家釋奠儀以成是書。施於今之學者、不爲無益。然向之所謂情文相戾。與夫先儒所欲修明而未暇者。學者亦不可不知也。至元戊子八月望日。劉某序。

篆隸偏旁正譌序

小學之廢、尚矣。後世以書學爲小學者。豈以書古之小學。六藝之一乎。夫古之小學。果專於藝而已乎。而其藝果止於書而已乎。而今之所謂書學者。又果古人之所謂小學者乎。夫古人之於爲（一無爲字）書也。點畫顛末。方圓曲直。一出於法象之自然。非可以容一毫人力於其間者。而幼學之士。蓋欲卽此而知其事物義類之所在。因其形而求其聲焉而已矣。是皆天理人事之所當爲。非有一毫慕外爲人之私也。若夫

後世。則虞有不知其姓。而顓有不知其名。顚倒倒媚。惟奸而已矣。而況於學者乎。嗚呼。世變降矣。雖一藝之微。亦莫不然。可勝歎哉。予今教授餘二十年。每欲令初學者。移臨模法書之功。而求知夫偏旁之所以相生。篆隸之所以相因。分六書爲類。而以次習之。顧力有未暇者焉。今田生纂集凡隸書之形雖相近。而篆實不同。如奉泰奏秦春者爲一書。非惟使爲篆者不以隸而誤。而亦使爲隸者。知以篆爲本。眞有用之書也。名曰篆隸偏旁正譌。而請予序之。予因傷古道之不復。嘆予志之不就。而喜生之勤篤也。故爲之書。至元丙子八月既望序。

陰符經集註序

予讀陰符經。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此言其體之自天而人者也。天有五賊。見之者昌。卽觀天之道也。五賊在心。施行於天。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卽執天之行也。此言其用之自人而天者也。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此則言聖人之兼體用。以天道立人極者也。天發殺機。龍蛇起陸。則非天性矣。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則非爲人心矣。天人合發。萬化定基。則又立天之道。以定人者也。夫苟不以道定焉。則天人判而二。以道定焉。則天人合而一。二之則機過而相悖。一之則機定而化行。化行。則天地位。萬物育。而君臣父子。各得乎天理。而止其所矣。性有巧拙。可以伏藏。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此希天希聖之功。而所謂執天道。見天賊。立天道。合天人者。其天皆出乎此也。蓋九竅之邪未除。則不能靜而常動。若以三要爲害而絕之。則又一於靜而不動也。惟知夫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克其邪而反其初。則可以

動靜矣。其所謂動靜者。卽朱子之所謂動未嘗離靜。而靜非不動者也。其天人合發。萬化定基。則動而未嘗離靜者也。而殺機則動之過者也。火生於木。禍發必剋。姦生於國。時動必潰。知之修煉。謂之聖人。夫火剋姦潰。以其大者而言之。則龍蛇起陸。天地反覆之謂也。以其小者而言之。則九竅之邪也。知之修煉。以其大者而言之。則立天之道以定人之謂也。以其小者而言之。則伏藏動靜也。此其言之自相發明。若無所容夫說者。而中山趙徽士才卿之集註近百家。幾數萬言。其志亦勤而學亦博矣。陵川郝侍讀、既爲序之。復因外舅郭公、請一言於予。予謂經之出處意義。則前人已盡之。而其廣衍推稱。則郝序又無遺者。若兵家及養生家之說。予又未暇熟讀而悉知之。特疑蔡氏中篇所引、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之說。若非正學之語。而有害夫道者。豈蔡氏早年之說耶。趙君必能攷夫此。故書以問之。至元八年四月望日。容城劉某書。

莊周夢蝶圖序

周寓言夢爲蝴蝶。予不知何所謂也。說者以爲齊物意者。以蝶也、周也、皆幻也。幻則無適而不可也。無適而不可者。乃其所以爲齊也。謂之齊、謂之無適而不可。固也。然周烏足以知之。周之學、縱橫之變也。蓋失志於當時。而欲求全於亂世。然其才高意廣。有不能自已者。是以見夫天地如是之大也。古今如是之遠也。聖賢之功業、如是之廣且盛也。而已以眇焉之身。橫於紛紛萬物間。無幾時也。復以是非可否繩於外。得喪壽夭困於內。而不知義命以處之。思以詫夫家人時俗。而爲朝夕苟安之計、而不可得。姑渾淪空洞、

舉事物而納之幻。或庶幾焉、得以猖狂恣肆於其間。以妄自表於天地萬物之外也。以是觀之。雖所謂幻者。亦未必眞見其爲幻也。幻且不知。又惡知夫吾之所謂齊也。又惡知夫吾之所謂無適而不可也。吾之所謂齊也。吾之所謂無適而不可也。有道以爲之主焉。故大行而不加。窮居而不損。隨時變易。遇物賦形。安往而不齊。安往而不可也。此吾之所謂齊與可者。必循序窮理、而後可以言之。周則不然。一舉而納事物於幻。而謂窈冥恍惚中。自有所謂道者存焉。噫。鹵莽厭煩者。孰不樂其易而爲之。得罪於名教。失志於當時者。孰不利其說而趨之。在正始熙甯之徒。固不足道。而世之所謂大儒。一遇困折。而姑藉其說以自遣者。亦時有之。要之皆不知義命而已矣。雖然、周已矣。其遺說。亦其（原作有。據元文類改正。）夢中之一栩栩也。吾從而辯之。宜無與於周矣。然以周觀之。則不若休之以天均。故卽其圖而戲之曰。圖汝者畫。辯汝者書。書與畫、無知也。圖汝者之心。及吾之辯汝之心。未發、無有也。既發、亦無有也。以其無所知無所有者而觀之。安有彼是。既無彼是。安有是非。周而有知。則必曰吾惡乎知之。使讀者作色於前。發笑於後。乃所以齊之也。圖周（元文類無周字。）者、皋落楊內翰。而序圖者、劉某。繼序而題詠者、京師之才大夫也。

內經類編序

近世醫、有易州張氏、學於其書。雖無所不考。然自漢而下。則惟以張機、王叔和、孫思邈、錢乙、爲得其傳。其用藥、則本七方十劑而操縱之。其爲法、自非暴卒。必先以養胃氣爲本。而不治病也。識者以爲近古。而東垣李明之、則得張氏之學者。而其論著治驗。略見遺山集中。鎭人羅謙甫、嘗從之學。一日遇予。言先師嘗

教予曰。夫古雖有方。而方則有所自出也。鈞脚氣也。而有南北之異。南多下溼。而其病、則經之所謂水清溼。而溼從下受者也。孫氏知其然。故其方施之南人則多愈。若夫北地高寒。而人亦病是。則以所謂飲發於中。跗痛於下。與穀入多而氣少。溼居下者也。我知其然。故我方之施於北。猶孫方施之於南也。子爲我分經病證而類之。則庶知方之所自出矣。予自承命。凡三脫藁。而先師三毀之。研磨訂定。三年而後成。名曰內經類編。敢望吾子序。夫內經十六卷。素問外九卷。不經見。且勿論。姑以素問言之。則程邵兩夫子。皆以爲戰國書矣。然自甲乙以來。則又非戰國之舊矣。自朱墨以來。則又非甲乙之舊矣。而今之所傳。則又非戰國朱墨（疑當作之）舊矣。苟不於其所謂全書者。觀其文而察其理焉。則未有識其眞是而貫通之者。今先生之爲此也。疑特令學者之熟於此、而後會於彼焉爾。苟爲不然。則不若戒學者之從事於古方。而學者苟不能然。則不若從事古方者之爲愈也。羅亦以爲然。予聞李死、今三十年。羅祠而事之如平生。薄俗中而能若是。是可序。年月日劉某序。

送張仲賢序

東南富山水之奇秀。而限於南北。不得周遊而歷覽之。使人恆鬱鬱不樂、而若有所失。自宋亡、百五十年之分裂。一日復合。凡東南名勝之迹。一日萬里、而惟其所欲焉。此固不屑屑於當世。以觀物自娛者之所樂得也。方天下無事。事有綱紀。士以才能自負者。每以無以自異於中人。而不得盡其所有者以自嘆。今沿江南北。皆我所新有民。不習靜而多變。有弊以革。有害以除。此亦有志於當世、以有爲爲事者之所樂

得也。堯山張仲賢、出金源名族。少嘗爲刀筆吏。鄉先生道之令學。乃能世其儒。作詩文有遠意。頗喜讀內典。於世味雖甚薄。而其可與有爲。與其所欲有爲者。則磊磊固在。自省掾出參山東、眞定、諸幕、入而爲京官。復出而同知宣德。雖皆有能聲。然視其所存。則百不一二施。今宣慰淮東、則其所也。將行也、而訪予山中。予聞其有是行也。而東吳西楚。宛然吾扁舟之上矣。故吾與仲賢之意向雖殊。而得其所樂則一。乃舉觴引滿。各盡平生。既而復與之盟曰。今公與予固樂矣。然未眞得其樂也。或秋風春水。我將圖南。公與賢州牧、郊迎於淮海之間。予因訪淮東之父老。及公之僚佐。得公之所施設。於是以大白壽公。而公乃指顧江山之勝概者、以醻我。於是時。予二人之樂。又將不止此而已也。仲賢曰然。謂既有盟。不可不載之辭。故書以贈其行。容城劉某序。

送郝季常序

名家之子弟。處天下之至易。而亦處天下之至不易。苟能勉焉自立。而少異於衆人。則皆得因緣藉以立事功。苟爲不然。在他人未必遽得貶斥。而已爲清議所不容矣。季常於其兄使宋之二年、請介行人以問罪遣之。而宋人不納。後十年、又請焉。下大臣會議。以爲不可。明年、又請焉。不得已。復遣之。至建康而還。幾死者凡十數。其事雖無成。而其可與有爲者。於此亦可以見之。舊嘗從予授詩書。又知其爲有志者。今其將爲州於潁也。載米與幣、而過予以別。且請予有以告之。予無以告子也。子行矣。予固已言之矣。勉其所以處天下之至易。愼其所以處天下之至不易者、而已矣。予無以告子也。容城劉某序。

送翟良佐序

予昔聞翟氏之先人有隱德於人。其事甚悉。存之於心有日矣。特未有以信之者也。渡江之役。而良佐與焉。自江淮抵閩。越觸炎熱瘴癘。遂病不起。時氣運方屯。而南北之人。病死相藉。奄然一息。孰能勝之。人固不望其生。己亦不復以生理自念矣。及還。則鄉里雖驚其至。然形容非昔。而生氣若奪。識者尚憂之。後二年。予居山中。忽報新除江州路判官來訪。出應。則隱然昔之良佐也。凡事有智數之所不能測者。必有一定之天存乎其間。昔予所聞。於是乎有以信之矣。良佐好善。喜讀書。今將爲政矣。其思夫天人之際。雖反覆變亂之極。以人勝天。以文滅質。而氣失其平。其所謂一定之理者。固未嘗有毫髮僭差以負於我。則其政必有異於人者矣。子行矣。予將觀子矣。登廬山。泛九江。徘徊於濂溪白鹿之間。以致其高山景行之意。而良佐輕舟凌波。隱見垂綸長嘯。鼓枻而歌。如太康之漁父者。其必我也。

李公勉復初名序

天之授予曰人焉而已矣。凡配人而稱其美。如賢人善人之類。雖其高下之品不同。要其所指稱也各有限。皆不足以盡人之大也。如天也或稱之曰上天者。言其崇高也。或稱之曰神天者。則言其變化也。皆不能有以相兼也。若止曰天而已。則其天之全體爲盡見也。惟人也亦然。今人有人稱之曰子賢人也。子善人也。則必欣然而悅。稱之曰子人也。則將怫然不悅。蓋不知天之授予曰人者之爲大也。苟知之。將終身汲汲望有以少及乎人之稱而未能。而向之所以欣然而悅者。亦將陋之而不屑矣。無極李公勉幼名授

親所命也。及冠而字，則已孤矣。嫌授、幼名也。而更曰策。今也公勉知其所當勉者。在乎天之所授也。即幼名而稱之終身。古人之道也。已孤、則其名又所不忍更也。於是慨然。因祭以告其親。而復乎初。嗚呼。公勉其有志也耶。其不苟也耶。吾知其必能思其名而勉之矣。因其請也。告以是說。年月日汎翁序。

賜杖詩序

至元二十九年春。上賜侍衞都指揮使王公慶端。西土所貢雕玉杖。公既捧以拜。天下聞之。作詩而美之者五十餘首。公分爲三卷。命某爲序。某曰、夫古人自授田百畝。含哺鼓腹。以至於列土分封。萬鍾千駟。凡上之所以賜下者。宜隨其分位而無不足焉。蓋其職然也。非有所爲而賜也。自力田以租。至於御金革而理庶務。凡下之所以勤上者。宜隨其分位而無不盡焉。亦其職然也。非有所爲而勤也。上之人若曰是可以鼓舞之也。是可以駕御之也。以是而賜焉。其下亦曰、私惠之可懷也。厚賞之可致也。以是而勤焉。則不惟非所以爲君臣之義。而其更相責望之間。一有不至。則其職從而虧矣。後世君臣之不終也。其以此歟。然則臣之於君之賜也。宜如何哉。曰、敬之而已矣。榮之而已矣。如古人之正席先嘗。乘服以拜者是也。某舊聞公嘗被錦衣貂裘之賜。惟於巡衞錫宴則服之。及退則襲而藏之。惟謹。蓋知是禮也。今其於杖也。其所以敬而榮之者。亦必有以處之矣。此則詩人已略言之。若夫聖上以如天之仁。推赤心於天下。必不以一杖之故。遽圖責報於臣下。而公之平昔以忠勤著聞。蓋出於性分之所固有。而行其職分之所當爲。必不以一杖之故。然後加勉於國家。此雖詩人之所共知。而其言則未有及之者也。敢以是爲序。而補其闕

云。明年二月望日。劉某謹序。

都山老人九十詩序

慶都之山。有老人焉。姓劉氏。少值兵亂。未嘗一日去鄉里。而兵亦不犯之。今年九十。尚無恙。子孫滿前。田園如故。而老人不知其老也。燕趙諸公。作詩而壽公者甚多。其子式集爲一卷。將時諷詠之。以侑捧觴之樂焉。復請予書其事而序之。予讀而竊有感之者。金源貞祐。迄於壬辰。河之南北。兵凶相仍。生意殆盡。而先儒所謂天下蕭然。洪水之禍。蓋不至此者。惟是時足以當之。夫天地氣運。壞亂若是。而人物生乎是氣之中者。乃所謂命也。將何術以逃之哉。而老人居南北之衝。乃若與世變不相與也。豈氣稟之異。雖天地之運。亦不得而奪之耶。抑存之深而積之久者。有以勝之耶。或偶然也。是固不可得而知之矣。然而此老人之所以自壽者也。夫人子之所以壽夫親。如悅其心志。而安其起居。時其寒溫。而節其食飲者。又非一也。今老人九十而康强。由是而登上壽。一步武之間耳。式其勉之。子欲我序九十詩而已乎。年月日。容城劉某序。

壽史翁百歲詩序

翁年九十六。百歲舉盈數也。翁保定祁人。有子今爲郡從事。從事先爲宰府掾。請出。求爲鄉郡。以翁故也。尹以下。聞從事有親年及百。擁車騎。持酒肉。造翁爲壽。敬老也。親賓佐也。夫人生滿百舉世無幾。唐人稱九十爲人瑞。況百歲乎。漢官儀。三老五更。取男女全具者。蓋以男女全具爲可貴也。宋故事。民百歲。男子

官。婦人封仕而父母年九十。官封如民百歲。蓋以有子而仕。尤爲可貴也。今翁既百歲。又有子而仕。仕而又爲鄉郡。其爲人所歌詠之也宜哉。至元辛卯二月望日。樵庵序。

田景延寫眞詩序

清苑田景延善寫眞。不惟極其形似。併與夫東坡所謂意思。朱文公所謂風神氣韻之天者而得之。夫畫形似。可以力求。而意思與天者。必至於形似之極而後可以心會焉。非形似之外。又有所謂意思與天者也。亦下學而上達也。予嘗題一畫卷云。煙影天機滅沒邊。誰從毫末出清妍。畫家也有清談弊到處。南華一嗒然。此又可爲學景延不至者之戒也。至元十二年三月望日。容城劉某書。

廉公惠更名序

故相廉公嗣子公惠舊名孛以其於兄弟之名字形、取類爲不合也。蓋嘗請於公而未及更。今雖已孤。而意恆若有闕焉者。遂謀於予而更之曰恰。而以告諸家廟焉。蓋亦禮之變也。而其取名之義。則有取於兄弟雍睦之義也。蓋公之臨終也。以諸子恪、恂等皆幼。而公惠獨長。懇懇目諸子而屬之也。今其設心以爲既以一名字形於兄弟不合。且必求其合焉而後已。而其取義、則又專在於兄弟之義也。以是而日警省焉。先訓之不忘也。其庶幾乎。至元戊子十月既望。容城劉某序。

古里氏名字序

吳景初、請予制其子名。自敍其爲女眞人。其祖石倫、爲金大將。爲金死。本姓古里氏、以女眞諸姓。今各就

其近似者。易從中國姓。故古里氏例稱吳。已數世矣。予聞之、大以爲不可。夫姓氏。乃先世有所受、而傳之子孫。其脈絡截然。有不敢毫髮亂者。今非有所禁。而自絕本根。附於他裔。顧乃因仍苟且。徇於流俗而不恤。彼兒子之名。何所不可。而反以爲問乎。今先爲正其姓。然後名其子。承字之延伯。蓋示其不忘所天。而且有所貽也。如是、則古里氏其將爲著姓矣。後世子孫。雖欲改之。其可得乎。嗚呼。承也、其勉聽之哉。至元庚寅重九日。牧溪翁序。

徐生哀挽序

至元十二年秋九月。徐生景巖卒。其疾革也。泣謂予曰。養未終。學未成。廿六年而死。亦虛生也。欲吾子一言於石庶其不朽以少慰焉。幸終平昔之愛。而無遺死者之恨。其遺言於父祐、及其故人徐子懌、亦然。嗚呼。以生之明敏。而未冠能文章。既長而講學不輟。夫豈不知其爲學、初不爲不朽計。而所以不朽者。又不在夫人之一言。而人之一言。果可以託以不朽者。又不必區區之石也。今其哀懇如是。豈其氣方英銳邁往之際。而天遽然折奪之。其中有不能自已者乎。卽此而觀其所志。使天假之年。或有以致夫眞。不可朽者。亦未可知也。欲勒銘表墓。或分有未宜。乃敍生之才志有如此者。率同志爲辭以哀之。亦庶幾乎與人有終之義焉。明年正月既望。容城劉某序。

靜華君張氏墨竹詩序

古之男女各有學。其所學亦各有次第。而莫不以德行爲本。如男子之所謂六藝。女子之所謂婦工。雖皆

其所當能而必用之者亦各居其末焉然其所謂藝與工者乃內外之職男女之工各有常分者也蓋不惟不敢相越而知之亦有不暇者焉是以詩書六藝之文婦學不得而與之詩書六藝之文且不得而與之而況後世之所謂書札繪畫雖男子亦有所不暇者而婦人又安得而與之哉使其天資之美有不待學而能之者亦但當自寓而已至於藉是以求知而傳永久則爲外事明矣又暇屑屑於是耶靜華君張氏蔡武康之女嫁爲喬氏妻而金源名士王翛然元裕之皆其外氏之親表故其家學遺澤蔚有風範而君之眞靜端潔其氣類之合又有與竹同一天者故素善墨竹而元郝諸公見之因爲詩歌以比其德君皆不與知也而喬氏集成一卷請予序之將併刻之石焉昔歐陽永叔作五代史敍王凝妻於雜傳之中朱文公删定楚辭錄胡笳於反騷之後蓋不無望於後世之爲士者矣予因歌黃魯直詠姨母李夫人墨竹人間俗氣一點無健婦果勝大丈夫之句乃慨然爲書之讀者亦當知予之書君者不在此而在彼併敍男女之學古今之變庶其又有知所趨向者焉至元辛巳二月既望容城劉某序

記

宣化堂記

大哉化也源乎天散乎萬物而成乎聖人自天而言之理具乎乾元之始曰造化宣而通之物付之物人付之人成象成形而各正性命化而變也陰陽五行運行乎天地之間緜緜屬屬自然氤氳而不容已所

以宣其化而無窮也。天化宣矣。而人物生焉。人物生矣。而人化存焉。大而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道。小而灑掃應對進退之節。至於鳶飛魚躍。莫非天化之存乎人者也。天能物與之化。而不能使之不違其化。所以明人倫。察物理。作禮樂。制刑政。以修其道。以明其德。人欲化而天理。血氣化而性情。呻吟化而謳歌。暴天化而仁壽。洋洋乎而發育萬物。而放乎四海。盤亙天地。貫徹古今。而莫之違者。此聖人宣天地之化以立人之化。而使天下後世宣之也。於是時、君宣聖人之化。大臣宣時君之化。列侯守令、又宣大臣之化。至於一家宣一長之化。一身宣一心之化。一事宣一理之化。一物宣一性之化。化而宣。宣而復化。宣而不已。至於不宣。化而不已。至於無所化。故人伸天化之上。天隱人化之中。合人物於我。合我於天地。融溢通暢。交欣鼓舞。無所間隔。無所壅蔽。人化宣而天化成矣。自世教衰。主德不宣。恩澤不流。而列侯守令。又不能承流而宣化。所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而天化窒。羣生寡遂。黎民未濟。而人化息。噫。天地之化。會於人心。聖人之化。布於方策。顧人之宣之者何如耳。順天治中。周侯孟戡。故都運公之長子也。學業淹備。才術通濟。而深識治體。昔郡牧劉公、病且卒。而繼者未至。侯以獨員主治。有聲。嘗於時豐政暇之際。新其府之公堂。請是堂者、一道聽政之所也。上之化由是而宣。乃大書其扁曰宣化。蓋亦有意於宣其上之化也。且請予記之。以爲執事者律。予申之曰、堂以是名。人登斯堂。思所以下教令。思所以變風俗。思所以息獄訟。上恐負朝廷興化之意。下恐負吾民望化之心。如是、則雖無斯名。豈無斯名。堂以是名。人登斯堂。苟俾祿於此。待日月於此。行賄賂於此。教化不行、則歸之上。風化不美、則歸之下。如是、則雖有斯名。安用斯名。

嗚呼。堂既以是名矣。登斯堂者。無負我侯。無愧斯名。至元庚午十二月朔。易川劉駰謹記。

歸雲庵記

易有鄉曰淩雲鄉。有道庵曰歸雲。鄉民劉用之所作也。用家有田千餘畝。水碓二區。白金二千兩。性薄於自奉而喜施予。乃並其居築老子祠。祠側爲環堵十餘。客有學老氏之靜者。延而居之。凡衣食皆給焉。使得一意於學。而無事相往來。如是者二十年。其田財費以盡。而用亡矣。客亦散矣。今但有奉祠者數人而已。嗚呼。用亦勤矣哉。蓋聞燕山竇氏之風而興起者。惜其智力止及於此而已也。昔予遊西山。過其鄉而徘徊者久焉。見其山水雄勝。雲煙奇麗。慨想一時賓主之樂。不覺有飄然遺世、冷然長往之志也。至元丙戌、用之女夫鄧淵、拜予請紀石以旌其事。予問用他所行。曰。嘗收癰老十餘人。養之家終身焉。又通瘍醫。以藥授病者。不責償。問用時環堵客。曰。往往以道術知名。亦有被徵車賜眞人及師號者。問今奉祠誰。曰丈人。時客崔徵士之徒也。問築祠始末。曰。今五十年矣。問祠所里名。曰沈也。余於是念疇昔之經行。傷有志之不就。取老氏之旨。爲歸雲之章。授今奉祠者。俾歌之以爲步虛之變焉。惟靈居兮大無鄰。旋一氣兮凝雲。忽乘之兮下覽。思明示兮德之門。相彼髦士兮尚不稱。老兄軋之尊兮有嚴。其昊執守虛柔兮恆處予道。眷茲人兮與俱。命白雲兮前驅。渺何方兮故域。雲遙遙兮踟躕。是年三月望日。容城劉某記。

何氏二鶴記

何氏所蓄鶴。有雌雄不雜處者、兩。凡鶴之被蓄者、多不卵。而其雌卵二。他雖卵而不生。而二卵皆生。他雖

或生、亦不長息而死。今卵而生者。已翩然二鶴矣。南州士大夫名以瑞鶴。而請其說於予。夫人、天地之心也。心故可以帥夫氣。而物則氣之所爲也。故物有自我而變者。而鶴何瑞之有焉。苟我之積於中而發於外者。莫不藹然慈祥。則彼物之浮沈於吾氣之中者。雖萬物失所、而獨全其生。雖氣類暴悍、而獨順其性。故貓有相乳者。雞有哺狗者。夫物固不得而自知之也。今何氏之鶴能有別。復卵而育也。在我必有以使之然者。雖然。自物而推之人。自家而推之國。吾之志所得而帥吾之氣所得而育者。二鶴而已乎。至元十六年九月朔。容城劉某記。

馴鼠記

心之機一動。而氣亦隨之。迫火而汗。近冰而慄。物之氣能動人也。惟物之遇夫人之氣也、亦然。鼠、善畏人者也。一日靜坐。有鼠焉出入懷中。若不知予之爲人者。熟視之。而亦不見其爲善畏人者。予因思先君子嘗與客會飲於易水上。而羣蜂近人。凡撲而卻之者。皆受螫。而先君子獨不動。而蜂亦不迫焉。蓋人之氣不暴於外。則物之來、不激之而去。其來也、如相忘。物之去、不激之而來。其去也、亦如相忘。蓋安靜慈祥之氣。與物無競。而物亦莫之攖也。平吾之心也。易吾之氣也。萬物之來不但一蜂鼠而已也。雖然。持是說以往。而不知所以致謹焉。則不流於莊周列禦寇之不恭而不已也。至元七年十一月三日記。

饕餮古器記

或者蓄一銅器。若古尊彝。其象拱泉而垂腹。羸其面而坐。則人焉。河東元裕之、爲之攷定其爲古器無疑。

而謂其象則饕餮也。或者遂以劉敞、呂大臨、例而圖之。欲以張博古之本焉。而且請予記之。嗚呼。人之於古器物也。强其所不可知而欲知之。則爲博物之增惑也。舍其所不可知。而特慕其古焉。則爲玩物之喪志也。爲增惑、爲喪志、皆非知好古者也。舍其所不可知者。而求其所可知者。則古人之所以爲戒者、在我矣。因其所可慕者。而思其大可慕者。則古人之所以爲古人者。在此而得矣。求知、是知也。求慕、是慕也。則人之於古器物也。固有可爲致知之一明德之端者也。夫如是、則吾惟恐君之不好古器。然亦恐君之終將不好也。至元丁丑、十月、朔。容城劉某記。

輞川圖記

是圖、唐宋金源諸貴譜、皆有評。識者謂惟李伯時山莊。可以比之。蓋維平生得意畫也。癸酉之春。予得觀之。唐史暨維集之所謂竹館、柳浪等、皆可攷。其一人與之對談或汎舟者、疑裴迪也。江山雄勝。草木潤秀。使人徘徊撫卷而忘倦。浩然有結廬終焉之想。而不知秦之非吾土也。物之移人觀者如是。而彼方以是自嬉者。固宜疲精極思、而不知其勞也。嗚呼。古人之一無之字於藝也。適意玩情而已矣。若畫、則非如書計樂舞之可爲修己治人之資。則又所不暇而不屑爲者。魏晉以來。雖或爲之。然而如閻立本者。已知所以自恥矣。維以清才位通顯。而天下復以高人目之。彼方偃然其前身畫師自居。其人品已不足道。然使其移繪一水一石一草一木之精緻。而思所以文其身。則亦不至於陷賊而不死。苟免而不恥。其紊亂錯逆如是之甚也。豈其自負者、固止於此。而不知世有大節。將處己於名臣乎。斯亦不足議者。予特以當時朝廷

之所以享盛名。而豪貴之所以虛左而迎。親王之所以師友而待者。則能詩能畫。背主事賊之維翰也。如顏太師之守孤城倡大義。忠誠蓋一世。遺烈振萬古。則不知其作何狀。其時事可知矣。後世論者、喜言文章以氣爲主。又喜言境因人勝。故朱子謂維詩雖清雅。亦萎弱少氣骨。程子謂綠野堂、宜爲後人所存。若王維莊、雖取而有之可也。嗚呼、人之大節一虧。百事塗地。況可以爲百世之甘棠者。而人皆得以芻狗之。彼將以文藝高逸自名者。亦當以此自反也。予以他日之經行。或有可以按之。以攷夫俯仰間已有古今之異者。欲如韓文公畫記。以譜其次第之大概。而未暇。姑書此於後。庶幾士大夫不以此自負。而亦不復重此。而向之所謂豪貴王公。或亦有所感而知所趨向焉。三月望日記。

高林重修孔子廟記

安肅高林里、距吾居五十里。聞有孔子廟。枉道而拜焉。詢其創始復興之由。里之耆老劉禎等。言廟起於五代之際。久乃廢毀。金大定間、鄉先生孫直卿、率里中豪族盧、劉田三氏。始修葺之。迄今至元庚辰、圮壞幾盡。禎、劉氏孫也。復率盧氏子孫。共繼先志。經營於其年之春。逮明年秋。廟貌既尊。乃與祭器。以祀事告成。且爲鄉約春秋釋奠之禮。俾可以繼。里人自以非學官者。（原作一無字。）而祀先聖。恐踰禮制。請於質焉。予按禮、釋奠於先聖先師。謂學詩書禮樂者。各以所習之業而祭其先師也。孔子豈詩書禮樂專門之師耶。既非詩書禮樂專門之師。豈學官所得而私者耶。詩書禮樂之官。且不得而私。又豈後世俗儒記誦詞章者之所得而私也。禮、飲食必祭。祭先造飲食者也。蓋以吾之所以享此者。斯人之力也。孔子、立人道者也。今

吾之所以爲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不淪胥於禽獸之域者.其誰之力歟.於一飲食而知報其力.於此而不知所以報焉.惑矣.諸君其勉行事無懈.禎等曰諾.且請書其辭於石.併記歲月之始末云.又明年秋九月晦日.容城劉某記.

退齋記

老氏其知道之體乎.道之體本靜.出物而不出於物.制物而不爲物所制.以一制萬.變而不變者也.以理之相對.勢之相尋.數之相爲流易者而觀之.則凡事物之肖夫道之體者.皆灑然而無所累.變通（元文類有而字）不可窮也.彼老氏則實見夫此者.吾亦有取於老氏之見夫此也.雖然.惟其竊是以濟其術而自利.則有以害夫吾之義也.下將以上也.後將以先也.止將以富也.儉將以廣也.衰將以勝也.慈將以勇也.不足將以無損也.不敢將以求活也.無私將以成其私也.不大將以全其大也.柔弱將以不爲物所勝也.不自貴將以貴也.無以生將以生也.知窪必盈.於是乎窪.知弊必新.於是乎弊.知少必得.於是乎少.知樸素之可以文.於是乎爲樸素.知谿谷之可以受.於是乎爲谿谷.知皦之勢必汙.盈之勢必溢.銳之勢必折.於是乎爲嬰兒.爲處子.爲昏悶晦寂.曰忿.曰武.曰爭.曰伐.曰矜.凡物得以病之者.皆閣焉而不出.知而示之愚.辯而示之訥.巧而示之拙.雄而示之雌.榮而示之辱.雖出一言而不令盡其言.事則未極而先止也.故開物之所始.成物之所終.皆捭焉而不與.而置己於可以先.可以後.可以上.可以下.可以進.退.可以左右之地.方始而逆其終.未入而圖其出.據會而要其歸.閎闔而收其利.而又使人不見其迹焉.雖天地之相盪相

生、相使相形、相倚相伏、之不可測者。亦莫不在其術中。而況於人乎。故欲親而不得親。欲疏而不得疏。欲貴而不得貴。欲賤而不得賤。欲利而不得利。欲害而不得害。其關鍵橐籥。不可窺而知。其機紐本根。不可索而得。其恍惚杳冥。不可以形象而搏執也。嗚呼、挾是術以往。則莫不以一身之利害。而節量天下之休戚。其終必至於誤國而害民。然而特立於萬物之表。而不受其責焉。而彼方以孔孟之時義。程朱之名理。自居不疑。而人亦莫知奪之也。中山滕君仲禮、早以學行知名。而爲人則慷慨有才節者也。以退名其所居之室。既以甯失於有所不爲。戒在於無妄之往、自銘矣。而又請予文以記之。余固知仲禮之不爲老氏（不爲老氏、原作不老。爲據元文類改正。）之退者。然亦豈眞失於有所不爲者也。夫有所不爲者。弊焉而不知舉。變焉而不知通。固滯焉而不知所以化。而其終亦至於誤國而害民。然要之則知不足而已矣。而人亦得而責之。而彼亦無所逃其責焉。非如（原本無如字、據元文類添入。）爲老氏者、之以術欺世而以術自免也。予喜仲禮之退。而又欲其愼其所以退也。故極言二者之失。至元丙子八月既望。容城劉某記。

麟齋記

編修王之才、治春秋而專門左氏者也。嘗有取於獲麟之義。名其所居之室曰麟齋。而請予記之。夫獲麟、仲尼作春秋所書之一事爾。而春秋之義。非有（原作居。）所係於此者。歐陽氏、固已言之於前矣。然春秋之時。仲尼實天理元氣之所在。而與濁亂之氣數。相爲消長於當時。如麟者、則我之氣類也。其來也、固非偶然而來也。然而斯氣之在當世者。蓋無幾焉。在彼之氣。足以害之。在此之氣。不足以養之。由麟可以卜我之

盛衰由我可以卜世運之盛衰而聖人固不能恝然於其獲也謂之致麟可也謂之感麟亦可也皆理之所不無者雖在聖人之作春秋因天道人事自成之文從而文之其義皆因事而寓焉安可曲爲一定之說也雖然子既有取於麟則吾不得嘿嘿於麟矣夫麟之所以爲麟者乃天地之所以生而人之所以能爲天地之心者也在春秋則聖人所賞之善也在易則聖人所指之陽也而人之所未嘗一日無者也苟自吾身之麟而致之則凡害人者如長蛇如封豕如饕餮如檮杌莫不消鑠蕩滌於魑魅之域而天下振振皆吾氣浩行之地矣今聖人雖不得盡其所致於當時然其所以扶此抑彼者而斯麟固已麟於萬世矣子之讀春秋者予知子將思有以麟夫一齋而已也雖然予於聖人剝廬閉關之戒見聖人之拳拳於此乃嘆鳳鳥之不至傷魯麟之致獲之心也嗚呼麟乎又當以聖人之心爲心而自麟其麟也夫

種德亭記

趙郡王允中其先太夫人所居之堂而鄜城先生題以善慶且爲之記允中別築亭爲遊息之所而寓軒先生題爲種德求予記之予聞或有疑夫善慶種德之意若重出者蓋不知二公命名之意其脈絡所屬有賓主之分焉堂之名自我泝而上之也而我爲承其慶者也亭之名自我沿而下之也而我爲有所種者也就夫種以嘗之如去歲之所種所以給夫今歲之用也而來歲之用所以仰夫今歲之種也一不種焉則其用也從而窮矣今允中之所以承其慶者既有所自而其實亦見於堂之記矣其後人之所以承於我者必將自允中而出之予嘗因是而求允中之心三爲廉使未嘗不以賑恤龍民平反冤獄爲事使

河南時、奏罷鎭南郎將爲民害者一人、力出良家、誤爲豪右所臧獲者、百餘口、此雖皆人所不敢爲者、然未足以知允中也、至於陳請省臺嚴江浙鬻子之禁、上書天子、論國家儲副之重、使河南而哀江浙守令官而憂天下、此可以見其心之忠誠惻怛之至也、由是而觀之、允中固不愧斯亭之名、而斯亭也、其將復爲子孫薈慶之堂矣、二名相因、當反覆無窮、又何患其意之重出也耶、至元壬辰八月望日、容城劉某記、

鶴菴記

或贊大經、鶴二、蓄庭中、遂名其菴、鶴、一日問予曰、子知我鶴名菴也、何哉、予曰、此在我而不在鶴、夫樂水者、吾見其知之、周流同於水也、樂山者、吾見其仁之重厚同於山也、大經之機警高亮、遊心閑遠、發爲文章、清雄婉麗、可以鳴一時而傳後世、此非同於鶴者乎、故聞其聲、見其形、欣然而悅、非鶴可悅也、我之同於鶴者、使之然也、大經曰、予之於鶴、非但悅之而已也、子其爲我更思之、予乃顧鶴而嘆曰、謂大經爲厭世俗之卑隘、不可與處、思欲高舉遠覽、而與此遊耶、則其心狹矣、謂大經爲以己之軒昂超卓勢利、不可得而羈縻之、姑引此以自況耶、則其心矜矣、狹與矜、大經不爲也、然則名菴之意、果安出耶、予觀古人之教、凡接於耳目心思之間者、莫不因觀感以比德、託興喩以示戒、是以能收萬物而涵其理以獨靈、如黃鳥之章、孰不賦之、而聖人則曰於止知其所止、夫斯鶴之呼之不來、長鳴下趨、亦常事耳、而子瞻乃嘆其爲難進易退、蓋亦黃鳥之遺意也、由此而推之、其遊於陰、知養也、感夜半、識時也、鳴則聞於天、飛則一舉千里、有本也、其動也節、其鳴也律、用和也、月白風清、徘徊佇立、玩此數者、於縞衣元裳之外、甯無起予者

乎。名菴之意或出於此。大經曰得之矣。至元壬辰冬十月望日。劉某記。

遊高氏園記

園依保城東北隅。周垣東就城隱映。靜深分布穠秀。保舊多名園。近皆廢毀。今爲郡人之所觀賞者惟是。予暇日遊焉。甚樂園之堂。其最高敞者。尙書張夢符題爲翠錦。或者指之謂予曰。此貴家某氏之樓也。今甫四十五年耳。已徹而爲是矣。嘻人其愚哉。非不見之。復爲是也。奚益。予聞之。大以爲不然。夫天地之理。生生不息而已矣。凡所有生。雖天地亦不能使之久存也。若天地之心。見其不能使之久存也。而遂不復生焉。則生理從而息矣。成毀也。代謝也。理勢相因而然也。人非不知其然也。而爲之不已者。氣機使之焉耳。若前人盧其不能久存也。而遂不爲之。後人創前人之不能久有也。而亦不復爲之。如是則天地之間。化爲草莽灰燼之區也。久矣。若與我安得茲遊之樂乎。天地之間。凡人力之所爲。皆氣機之所使。既成而毀。毀而復新。亦生生不息之理耳。安用歎耶。予既曉或者。復私記其說。至元辛卯四月望日記。